

海外續紛錄

續集



卷

五

第二十五回

粉檻飛花慣拋紅豆

香車擲果豔說碧髻

第二十六回

天網恢恢疏而不漏

風塵僕僕慨當以慷

第二十七回

淡笑低聲目成衆裏

柔情密意歡拾尊前

第二十八回

榻畔深談紅燈照豔

街頭小步翠袖生涼

第二十五回

粉檻飛花慣拋紅豆

香車擲果豔說碧髻

上集說到夏望雲做一首竹枝詞，衆人讀到末了二句，不解碧髻翁三字的出典，問夏望雲究竟作甚解釋？夏望雲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三個字，不諳巴黎掌故的，當然莫明其妙，其實碧髻翁的出典，在西洋文學當中，也甚普通：法國文學家却而彼爾維，曾有一部小說，就以碧髻爲名。書中的大意，是說一個年青的碧髻郎，和一個極美麗的女郎叫做蒹蒂孟的結了婚以後，便把一把鑰匙交給她，教她掌管，并且可

囑着不要把那鑰匙去開密室。他的新娘雖是答應，爲了好奇心的衝動，便不遵他的叮囑，偷偷地開了進去，只見裏面堆着許多婦女的遺骸，那些遺骸都是他的前妻。當時他的新婦，驚極而號。他見他的新婦已窺破了他的行藏，便要把他的新婦害死。幸喜那時有個朋友，衝了進來，把那女郎救了，否則他的密室中，又多了一個枉死鬼咧！這事破了案以後，那碧鬚郎便處了死刑。

這部書雖是小說，書裏的人物，却可索隱：原來却而彼爾羅所紀述的人，乃是十五世紀法國的一個公爵，叫做箕爾段雷佛爾，他謀害了不少的婦人，當時沒有一個疑惑着他有這樣兇惡的行爲；後來破了案，便處了死刑。有了這爾古典，所以後世便把碧鬚翁三個字，移贈一般多妻者。

我詩中的碧髻翁，娶了三十三次，三十二個婦女，都給他謀害死了，不料第三十三個，也像弗蒂孟一樣，把他的罪惡尋了出來，當時轟動了巴黎的全城，都想一見那碧髻翁的顏色；我當時也見過他一面，真是駭人的奇聞咧！」

韓人中聽到這裏，問道：「那碧髻翁有了多少年紀？那裏找得到這許多婦人？就是找到了，難道他天天結婚的麼？況且他謀害那些婦人，有什麼用意？常常死老婆，常常結婚，難道人家不起疑心麼？」

夏望雲道：「他的歷史，說來話長，我且說個大略罷：那碧髻翁原名郎特留，生就一副罪犯容貌，年紀雖祇四十餘歲，鬚髯已甚修長，兩只眼睛非常銳利，說起話來，不時閃露着兇光。據當時報紙的記載，說他擅催眠奇術，那般婦人，入他的彀中，都是受了他的催

眠。這句話確不確，且不要說他，祇是他對於婦人，却着實會用工夫。婦人原是好諛的，尤其是法國婦人，只要奉送她們幾句恭維好話，隨便什麼都是肯的了。好個郎特留，得了這個秘訣，便去實行他的拆自主義。他原是沒有職業的，但是逢到了人，不是說珠寶商，古玩商，便是說股票買賣商，衣服穿的甚是樸實，說話也甚留意；和他交談了一次，便不知不覺的被他吸引了。中國有「竊鈞者誅，竊國者侯」的兩句成語，郎特留志不在小，所以裝做上等商人模樣，其手段要比普通小拆白黨，專事塗脂抹粉鮮衣華服去博婦人歡心的，高明得多了。」

「那時法國在大戰以後，死了不少的壯丁，不但國內平添了無數的孀婦，就是標梅少女，一時也不容易擇人而事。於是有一種雜誌，叫

做麥司寒治的，便應運而生。那雜誌專門刊載徵婚廣告，每星期出一次，每次的廣告，不犯雷同。那雜誌約有一二百頁，銷數每期在五萬份以上，一般無聊文人，倒在這個雜誌上，賺了不少的錢。至於那廣告的文字，更是無奇不有，有的還刊了照相上去，下面附了不少的按語和條件。那些按語，總是千篇一律：什麼容貌美麗，性情溫和，門第清白，才識高尚，妝奩豐富，好似戲館登着頌揚名伶的廣告一般。再有那些按語，也無非是人才出衆，家產饒富。驟然看去，那些婦女，彷彿個個是天仙化人；按其實際，恐怕千人之中，也揀不出一兩個名實相副的呢！而且有的還把善用愛情，慾度甚高的話，也寫了上去！最可笑的，有許多老婦，也登了徵婚廣告來求牡，她們却不敢刊印照片，但是廣告的字，印得特別大，幾乎大得和百貨公司舉行大減

價的字差不多；而且在那妝奩豐富句下，還劃了一條紅線，好教讀者注意。男子方面，雖然也有登着這種廣告的，但是究竟不及婦女來得多罷了。」

「郎特留便利用此機會，他所登的廣告，千變萬化，令人不易捉摸，譬如他第一次登着彼得徵婚，第二次便換了個喬笙求偶；今天說他的職業是古玩商，明天便說股票買賣商。他不但登了一報，他還登了許多的報。當時一般婦女，正苦找不到相當的對手，見了這個廣告，那有不來一試之理！所以綠衣使者，倒替郎特留服了不少的務。郎特留在報上不留住址，祇書明郵政信箱的號數。他的郵政信箱，也是甚多，這個郵局也有，那個郵局也有，好教人看不出他的行藏。他收到了信以後，略一過目，便擇肥而噬。什麼叫做擇肥而噬呢？郎特

留於年紀的大小，容貌的美醜，多不在心上；他的唯一注意點，是在妝奩兩字。若是沒有妝奩，其餘無論說得怎樣好，那封信便好像無意識和字句不通的稿子一般，一給編輯先生過了目，立刻丟到字紙簍裏去了。可憐那般有貌無財的婦女，還眼巴巴望着綠衣使者給他們回音；等了多日，知是沒望，這個打擊，比那科舉時代名落孫山的考官，恐怕還要難受呢！郎特留若是得了機會，便寫回信約她們晤面。晤面的時候，當然用了許多花言巧語，就是久經世故的婦女，也要給他說動了心；何況婦女多是乏理性而富情感的呢！他前後用了這個方法，害了三十三個婦人。他向那般婦人，如何勾引，後來如何結果，報紙雖曾披露着，我究竟記不得許多，現在就我所記得的，說一二件罷。」

「一件是關於一個老婦的，那老婦已有五十三歲年紀，是個寡婦。她的丈夫在日，開着咖啡館，到掙了些家基，約值七八萬法郎。有了這些積蓄，有了這些年紀，原可守寡待死的了！無奈那老婦不甘獨宿，想找個如意郎君，好圖個下半世享受。她有個寡妹，年紀還祇三十餘歲，窮得無立錫之地，便靠着那老婦度日。那寡妹想寄人籬下，終非上策，也想再醮；登了徵婚廣告，始終沒有人來請教。偶然見了郎特留的廣告，看去資格還符，便興匆匆地去告訴她的姊姊。那老婦讀了廣告，便也要去試一試，當時二人便寫了兩封信。第二天，那老婦就接了郎特留回信，約她到一個咖啡館裏面談。那老婦得了這個奇緣，喜得無可無不可；只氣得她的妹子，顫顫的抖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第二天，那老婦收拾得十分齊整，去赴郎特留的約；郎特

留小心翼翼，恭維週至。那老婦見郎特留身材魁梧，言語知趣，早已合了意，不覺把家裏的底細，一一對郎特留實說了。」

「郎特留却說：『自己是個股票買賣商，中年遭了情場失意，本不願再結婚的了，可是獨身生活，究竟太嫌枯寂，況且所愛的人，已負了心，他若爲了負心人犧牲自己幸福，也太不值得，所以便想找個佳偶。可是自己也將近五十歲的人了，若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青年女郎，不是負了女郎，便累了自己！所以打定主意，要擇個老年誠樸，和自己配得上的，作爲終身伴侶。』說到這裏，那老婦不禁攙說道：『你是將近五十歲的人嗎？看去還祇四十歲咧。』郎特留掀髯微笑道：『誰人不是這樣說呢，其實我確是四十九歲了。大約我生平未嘗近過女色，精神保養得健全，所以看來年紀輕了一些！就是馬特姆若

不自己說是五十三歲，我也不信的。其實婚姻的條件，並不在乎年齡和別的，最要的原素，便是愛情。我和馬特姆雖是第一次會面，馬特姆的言行笑貌，已合了我的心意，倘承馬特姆不棄，許和我結婚，我能力所及，無不為馬特姆謀幸福的。」頓了頓，又笑道：「我們雖是長了幾歲年紀，用情原和少年人一樣，只要有愛情，別的都不成問題；就身體，也可以人工來改造的，馬特姆也知道奧國醫生司坦納黑的學說和實驗，將來我們如果到了羸弱的時候，我們還可返老還童，活到一百歲咧。」這幾句話，句句打在那老婦的心坎上，只有笑的分兒，連話也回答不出來。原來婦人的心理，最易聽信人家說愛着她，最不願聽人家說她已老了。那老婦原也曉得自己是五十三歲的人，但心裏却想着，他的五十三歲，要比別人五十三歲，壯嫩得許多。現

在經郎特留一說，更覺得自己的理想不錯，便對着小鏡照了照，不由得顧影生憐起來。」

夏望雲說到這裏，衆人不由得好笑。韓人中帶笑說道：「你的婦人心裏，那裏體會得來的？將來到要請你加入我們婦女心，研究會呢！」

夏望雲還道人中說的是玩話，笑了笑也不回答，接着說道：「當下說定了第二天就結婚，那老婦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結婚的那一天，那老婦的妹子原也在場觀禮，見了姊姊如願以償，自己報信人反落了空，不由酸氣冲天。結了婚以後，郎特留待那老婦果然百般溫存，萬分恩愛。那老婦心花怒放，把所有銀行存款，都交給了郎特留掌管。郎特留得到了目的物，便提議去度蜜月旅行；又慫恿着把那些家用器

具，都變換了錢，房子也退了租，說自己在亞端伊也有住宅。那老婦自也依順；她的寡妹無家可歸，只得移居別處。可憐那老婦自和郎特留去度蜜月旅行以後，世界上便不再見她的踪跡，大約郎特留已把她送到極樂國土去了！這些話，都是後來郎特留破了案，那寡妹向法官訴述的。

還有一件，更有趣味了！有一次郎特留又登了報徵婚，應徵者當然仍是很多。郎特留這次却選中了一個年已花信的閨女。那閨女的家世，到甚華貴，他的父親在日，曾授陸軍中尉之職，現在祇有一個寡母，年已五十；那閨女甚是孝順，立志抱獨身主義，好奉養老母。無奈老母終想早了向平之願，幾次三番勸女兒張開慧眼，擇人而事。那閨女唯唯答應，却不去實行，其實實行也沒有機會。因為那閨女，雖

生長於淫靡的巴黎，却沒有浮蕩的習氣，社會交際，裹足不往，就是見了少年男子，也是靦靦說不出話來。

那天她的老母，無意中看見了郎特留的廣告，便攬自作主，替她去應徵。郎特留見是陸軍中尉的女兒，想定是一塊肥肉，便回信約期見面。那老母見此事有了眉目，只得來和女兒說知。那閨女深怪老母多此一舉，然既是母親去應徵的，不好意思失人家的約，只得和他晤了面，再婉辭拒却。當時打定了主意，便同老母前去赴約。不料孽緣天湊成，一見了郎特留，心裏不知不覺生了愛慕，從前的獨身主義，便不能把守了。她的老母，見郎特留雖是長了幾歲年紀，究竟不是老龍鍾，言語舉動，又很誠實端方，心理便也許了可。郎特留說了許多奉承的話，把母女倆的心，都籠絡住了。

原來郎特留和母女倆，交談數語以後，便裝出很感孤獨的樣子道：「我在巴黎做着買賣，雖是足夠敷衍，但是沒有室家之好，總覺得生活乏味！我是個老實性情，花言巧語的女子，又不敢請教，難得姑娘這樣樸實溫厚，老夫人這樣仁慈，我若是幸運的，能和姑娘結婚，我不但得了個賢慧的妻室，而且得了個和藹的母親。可憐我幼年父母雙亡，家庭樂趣，一些也不會享得！天可憐我的癡獃，牽引我和老夫人等相見，使得我還有盡子職的機會，可惜我已上了幾歲年紀，配不上姑娘罷了！」那老母還恐她的女兒不答應，一時不敢回話。不料她的女兒已啓口道：「年齡倒不成問題，只要你肯奉養我的母親，那就好了！」那老母見女兒已答應了，不禁大喜，接口說道：「可不是呢！像密歇這樣的老成持重，我們也得了個依靠。我們雖不愁衣食，

門衰祚薄，也很淒涼，將來你們倆養了一男半女，也是我們的血統。我們既已說定了，這件婚事，明天就舉行罷！」郎特留自然答應，那閨女也不反對。

第二天，便在她們自己家裏行了婚禮，除邀了一個牧師以外，別的親戚朋友，一概沒有通知。結婚以後，郎特留方才曉得那老母雖是頗有幾個錢，他的女兒，却絲毫沒有過問之權。將來那老母死了，那錢原也逃不了那裏去，但是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！於是又動了殺機，便提議去度蜜月旅行。那老母當然沒有阻擋。那閨女一心一意，在郎特留身上，甚是歡喜。不料新夫婦離開巴黎還沒有幾天，那老母接到了郎特留一個電報，說他的女兒，在途中罹疫死了！老母的悲痛，自是不消說得。過了兩天，郎特留方才回來，一見了老母，不知那裏

來的一副急淚，竟嗚咽痛哭起來。那老母問他女兒死的情形？郎特留抽噎着說道：「我們到了瑞士，玩了一天，她就不自在起來。我還道她在火車上勞頓了，不十分危急的，不料瑞士那時正盛行着猩紅熱症，我伴了她一刻兒，見她神色大變起來，方知來勢非輕，便去找了個醫生，診治過了，服了藥，依舊沒有效驗。第二天病勢更加厲害，我沒了法，只得送她到醫院裏去，可憐醫院裏只住了一天，她就撒手死了！她病的時候，我原想打個電報給你，又深恐老人受不了驚嚇，況且就是趕了去，也是無濟於事，滿望她好了些，我再來陪你同去，那裏料得到她竟會病得這樣兇惡，不多幾天便死去了！這是我沒福享受這樣一個賢慧的妻子！」說到這裏，竟又號咷大哭起來。

那時引得那老母也哭得和淚人兒一般，把郎特留的話，句句信以

爲真，見他還是哭着，心裏反而老大的不忍，安慰他道：「人已死了，儘哭着也是無益，想不到小妮子這樣一個厚道的人，竟會就此夭折，也是她的命該如此！不過她的遺體，你怎樣安排的？」郎特留已有了準備，便道：「她死了之後，我料理一切後事，甚是週到，又在公墓裏找了塊地安葬了她。我想她如花似玉的人，應當葬在瑞士山明水秀之地，若把靈柩帶回來，一則恐你老人家見了傷心，二則攜帶甚是不便，好在你老人家要去憑吊，將來也可去的。」這一席話，說得那老母只有點頭的分兒，還感激着郎特留慮得週到。這也是西洋人的風俗，不以遺骸回籍安葬爲重的緣故；若在中國，郎特留的詭計，恐怕就不能做得這樣乾淨了。

當下郎特留接着道：「她的衣服另件，我都收拾帶了來，現在還

寄在車站，我因挂念着你，所以先來報告，現在我就去拿了來罷！」說着，便即出去。過了會兒，果然把一只衣箱帶了來。那老人視物懷人，又是一場大哭。郎特留一旁陪淚相勸。

夏望雲說到這裏，胡名達動問道：「郎特留把那女郎究竟怎樣謀死的？他說那女郎的遺骸，已安葬在瑞士，究竟是否葬在那邊？若是說的是謊，難道不怕那老母窺破的麼？」

夏望雲道：「你問得好，郎特留果然不會把那女郎葬在瑞士，而且他們都不會到過瑞士，蜜月旅行也是託辭。他賃了一宅房子，在亞端律附近，那處甚是寬遠，平常絕少有人往來的。他說去度蜜月旅行，上了汽車，便託辭說要到家裏去取幾件應用品。到了那個住宅，讓她進了密室，待到汽車開去，便不客氣來取那女郎性命！那女郎雖

是有一千張嘴，大聲疾呼，也沒有人聞見；因為四圍都沒有住宅，路上行人也絕了跡，況且他的密室，佈置得甚是堅固，聲浪很不容易傳到外面。所以百發百中，謀害纍纍，不曾破案。他對老母說到車站去取行李，倒是實話；因為車站裏原有行李寄存處的。至於他說遺骸安葬在瑞士公墓，他還有用意，我再說個詳細罷：

他和那老母談了以後，依舊住在那裏，見了那老母便長吁短嘆，有時還流下幾點淚來。那老母認他是個極有良心的人，還不時的安慰着他。他道：「我們雖祇做了幾日的夫妻，他待我的好處，我是永遠忘不了的！我現在沒有別的希望，只望我活着一天，你老人家把我當作兒子看待一天，我也好盡兒子的責任。這原是你女兒的遺志，現在她雖死了，她的遺志，我是要替她繼續的。」那老母聽了這幾句話，

打入心坎，不由的又傷心掉淚起來。

郎特留勸慰了幾句，要伴她出去看戲散心。那老母原沒有看戲的心話，經不得郎特留再三懇惠，便也依從了。換上了衣服，和郎特留出去，來到戲館，郎特留買了包廂的座兒。其餘的看客，不免有流目到他們身上的。郎特留乘機望着那老母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們倆坐在一起，誰曉得是岳母和女婿咧？」那老母也不由的一笑。郎特留得了這個回報，忽目不轉睛的望着那老母，把那老母看得不好意思起來，便把視線移避過去。郎特留這才長長的嘆口氣道：「你的面貌，竟十分像你的女兒，我還只今天才觀察出來！現在我見了你，心裏便免不了悲悼！」那母老也嘆了口氣道：「你也不要悲悼了，今天原是你勸我來散心的，現在你倒給我引起傷心來了！快不要這樣，我們看戲

罷。」那戲原是一佛特維爾，「是一種雜耍，所以他們切切私語，並不礙着他人的聽聞。郎特留自那老母說了以後，便不再說什麼，但是自始至終，他的視線，總注在那老母的面。戲畢回家，各道了晚安，分頭去就寢。

那老母那晚竟輾轉反側，不能成睡。到了二點鐘光景，忽聽得門上有彈指的聲音。那老母問是那個？郎特留推門進來道：「媽！還不會睡嗎？我方才夢見了你死去的女兒，勾引起了無限傷感，一時不能成寐，便來和媽談談。」那老母便要披衣起來。郎特留忙攔阻道：「媽！快不要起來，我談回兒就走的。」說着，竟在牀沿上坐下，把一雙尖銳的目光，注到那老母身上，瞬也不瞬。這一來，那老母的心旌，搖蕩得不能自持，一時忘了郎特留是自己的女婿，竟傾心相從。

郎特留曲盡綢繆，把那老母服侍得伏伏貼貼。這樣看來，郎特留確有催眠術本領；否則一個闊闊之家的老婦，何至一時竟顧不到上下之倫呢？」

韓人中道：「郎特留推門進去的時候，說不定是想去謀害那老母的，後來知那老母還是醒着，便改換了方針，否則郎特留何愛於一老婦呢？」

夏望雲道：「你的推測，雖也近理，但是我想郎特留那時決沒有殺老母之心。他不至於垂愛一老婦，固是不錯；但是他的主要目的，是在金錢，只要有金錢可圖，無論怎麼都肯幹的，何況這種勾當，輕而易舉的呢！」

韓人中笑道：「好個輕而易舉四字！」李愛白也笑道：「你說輕

而易舉四字用得恰好！其實甚不適當，要是我在郎特留地位，見了那垂死的老婦，恐怕要重而不易舉呢！」說得衆人一齊笑了。

夏望雲接着說道：「郎特留爲的是錢，他若是殺死了那老母，他也得不到錢；況且着了痕跡，自己的行踪，也要給人窺破；兇手的罪名，他也逃不了咧。有這些理由，所以我可決定郎特留推門而入，是存心去幹那輕而易舉的勾當的。當晚枕席之上，郎特留灌了無數的迷湯，末了，便提議到結婚。那老母到此時方才想起郎特留是自己的女婿，自己一時不應豬油蒙了心，幹出這種亂倫乖事，一陣懊悔，不由撲簌簌地落下淚來，郎特留裝做千般憐愛的樣子，柔聲說道：「你也不必傷感，我原是愛你的，你我年紀本甚配合，第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，我這道應徵的便是你。後來我和你的女兒一段姻緣，原是錯的；

好在她現在已死去了，我們快意的日子正長，你別再傷感罷！」這幾句話，若在平時，那老母一定要說郎特留對於自己女兒用情不專。可是那時她的心，已給郎特留迷住了，反以郎特留的話，甚爲入情入理。可見婦女是沒有理性的動物，尤其是入於情網中的婦女，就是母女天性，也給男女之愛所汨沒了。」

當下那老母道：「結婚的事，那裏辦得到，你我究竟是岳婿的關係，雖是前次你我的婚事，並沒有什麼人知道，萬一給人家探聽出去，豈不是笑話！」郎特留道：「我們不結婚，終是沒有了局！我是絕對的愛你！一刻也不能離開你，若是不經過結婚的手續，算什麼呢？你所慮的層，也是不錯，我想我們到比利時去結婚也好，結了婚我們便久住在比國，還有誰知底細呢？」那老母沉吟了一回道：

「那也罷了！可是我這裏的產業，又怎樣呢？」郎特留道：「那很容易解決，一星期以內，我來替你料理清楚就是了！」當夜說定，郎特留果然把那老母的產業，料理清楚，由郎特留經手，將變換來的錢，全數先匯至比國。動身那天，郎特留又用老法，把那老母送到亞端伊的密室，引她們母女相會去了。這雖是郎特留的殘忍，也是那些婦女自作之孽，一個個投入他的羅網；其實也不能怪那般無知的婦女，推其禍原，無非金錢爲祟罷了。」

韓人中聽到這裏，問道：「你雖說得入情入理，可是母女倆都給郎特留害了，郎特留又始終不肯吐實，這些話你又從那裏得來的？」

夏望雲道：「我原是本着報上的記載說的，至於新聞記者如何探得如此翔實，我也無從查考。大約當時法國人把這案當作曠古奇聞，

好事的人們，更不憚煩向各處探聽；記載的時候，又不免附會些兒；現在我們聽起來，好似小說一般，其實因則有之，實恐未必，我們也只好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罷了。」

胡名達道：「我們且不要討論這些，望雲快說他究竟如何給人破案的，我已迫不及待咧！」

夏望雲道：「我說了這許多時候，口也不會停着，現在也給我喝些咖啡潤一潤喉嚨。」話方說完，只聽得後面一個中國人說道：「他們果在這裏，累得我們好找。」不知來者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天網恢恢疏而不漏

風塵僕僕慨當以慷

話說衆人爲了碧髯翁的歷史，正談得起勁的當兒，忽然後面有人說着：「他們果在這裏，累我們好找」的話，不由得都掉轉頭來去望那來者是誰？李愛白先喊起來道：「我爲了你邀了一羣朋友到車站來接，你倒搗着鬼給我們一個影踪不見，險些兒給朋友唾罵我尋他們開心，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袁爾梅笑着道：「你且別抱怨着我，我火車脫了班，只得坐第二

次車來，你不信，請問賽兒罷！」衆人果見袁爾梅後面，還站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。那賽兒見了衆人，滿面春風的過來和衆人握手道好。

李愛白見那賽兒穿着一身很時髦的旅行裝，丰韻比未離開巴黎的時候，還要美麗些，便操着法語笑道：「馬特姆袁這次蜜月旅行！想是很得意，面色也豐腴了！」

賽兒橫了一眼道：「什麼是馬特姆袁？什麼是蜜月旅行？我是伴着愛米兒去玩玩的。」李愛白笑道：「我何嘗說你們是去相罵的？難道蜜月旅行，不是玩玩的麼？」說得衆人也不由好笑。

袁爾梅聽了不懂，問他們笑些什麼？李愛白道：「難道一個月的枕上演講，這幾句法文還不會聽慣麼？」袁爾梅笑道：「我們玩也來

不及，這裏還有功夫去學勞什子的法文？況且賽兒很能說得英文，我又何必學法文呢？其實法文怪難聽的，有幾個字簡直下流之至，給江蘇人聽了，更覺刺耳，我且問你，法文的「傘」字，是怎樣讀法的？」

李愛白給他問得莫明其妙道：「法文的傘字，也並沒有特別的聲調，你又何所見而云然呢？」袁爾梅笑道：「你且讀給我聽，你自然明白我的意思。」李愛白果然念道：「亂擺拉筆留意。」袁爾梅拍着掌笑道：「着着！這句話給上海人聽了，多麼難聽啊！」李愛白還是理會不到。

韓人中先笑起來道：「你且把中間「筆留」兩字讀得快些，如讀中國的反切一般，成個什麼音？再把末的「意」字念得含糊一些，讀做「裏」字，拚合起來，還成什麼話？」李愛白和衆人，依着人中的解

釋，試讀一番，一個個不由大笑起來。

李愛白忍了笑道：「你們倆原來蜜月旅行當中，只幹些法國傘的勾當，否則那裏能溝通中西有這樣偉大的發明呢！」夏望雲道：「他們原是中西溝通的。」

韓人中笑道：「中西溝通四字，雖甚確當，字的次序，還嫌模糊，若是改成西溝中通，不是更明瞭些麼！」衆人又是一陣大笑。

忽的胡名達拍着手道：「原來中國俗語『撐洋傘』的出典，就在這裏，可見凡事都有典故可稽的，只是我們忽略罷了。」

衆人聽胡名達說出這些書獃子的話來，又不山好笑，只苦得賽兒站在一旁，不知他們笑些什麼？操着英語問袁爾梅道：「你們笑些什麼？說出來也好給大家笑笑！」袁爾梅便附着賽兒的耳，悄悄的說

了聽得賽兒面上起了一層紅雲，斜溜了袁爾梅一個俏眼道：「難道呢！原來你又說着這些話了！快替我洗了口來，否則我就在旁邊的人，也給你餓死了。」

李愛白笑道：「馬特姆替他代洗罷，今晚罰他給馬特姆洗還便了。」賽兒面孔又是一紅道：「你又纏到盆里去了，好好的話，給你一改換，便又不干淨，我不再和你們說話了。」

李愛白笑道：「你說不說倒不要緊，坐可要坐會兒呢！你們來了半晌，坐還不會坐，我也太糊塗了。」說着，叫侍者端了兩只椅子，讓賽兒和袁爾梅坐了，又替兩人點了兩杯口力沙。這才問袁爾梅，在比利時玩得如何？袁爾梅道：「說起來話長咧，我在比利時並不會住得多時，蒙鐵卡羅倒玩了個爽快！可是金錢也化了不少，停回兒我一

說給你聽罷。」

韓人中心裏記着碧鬢翁的事，又恐李愛白請袁爾梅說他旅行的經過，便接口道：「爾梅途中也乏了，也給他休息休息！他旅行回來，奇聞趣事，必甚豐富，明天我們作個竟日之談何如？」李愛白道：「人中的話，真是顧慮得週到，我明天替爾梅接風，座中諸位也請必到。」

韓人中道：「我們接風是要緊的，還是合起來罷，省得一次一次的出來應酬。」袁爾梅謙遜着道：「接風是不敢當的，叙叙甚好，我們好多時沒有同樂了。」

李愛白道：「你且不要推讓，我們替你接了風。你若是覺着過意不去，過了一天，不妨還個禮，難道我們好意思不來擾你嗎？」袁爾

梅笑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原來還有這個用意兒。」

夏望雲道：「明天接風在什麼地方？也應當定奪了。」李愛白道：

「柳鐵仙寒可好？」韓人中道：「柳鐵仙寒不能跳舞，沒有趣味，還是到皮利安去罷！」

夏望雲道：「你要跳舞，有沒有伴兒？目前只有賽兒一個，恐怕不夠分派罷！」李愛白道：「我們索興把賽兒的妹子，也請了來何如？」

夏望雲未及回答。韓人中道：「那更好了！前次爲了賽兒一句話，害得我心癢難搔，明天倒可廣一廣眼界咧。」說着，便向賽兒道：「明天晚上，我們在座幾個人，替你們新夫婦倆，在皮利安舞場接風，大家也好樂一樂；你的妹子可肯賞光？」

賽兒笑道：「你再不要瞎說着，新夫婦名目，不但我不答應，就是愛來爾也不肯承認的。我的妹子，同來倒可辦到，不知你要請的是那一個？」韓人巾道：「多多益善，你的二妹子更要請到！」賽兒笑道：「你到還不會忘記，明天她若是沒有別約，我准帶她回來便了。」人中把大拇指屈了一屈，算是道謝。

人中回頭又對童益達道：「皮利安的座位，是要預定的，拜託你去辦理罷。」童益達道：「我去辦理也好，只是明天女子不多，沒有興趣，我倒有一個可請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巾人道：「你說的是愛蓮麼？這那裏使得，若是給賽兒姊妹曉得愛蓮的身分，連我們也沒有面子，還是不帶她罷！」

童益達不樂道：「賽兒的身分，也未見得怎樣高貴！愛蓮究也是

個人，未見得是鳥獸不可以同羣？」胡名達笑道：「你何必把愛蓮比鳥獸？你罵自己，也罵着我了。」人中不由得好笑，便道：「益達且不要發極，你明天說不定獲着奇遇，若是有着愛蓮，反嫌礙手礙脚。」

袁爾梅於益達說的話，原也聽見，心裏不免感着不快，望着衆人道：「明天的席，我自己是必到的，賽兒不要請她能，這種身分低微的女子，和我們坐在一起，不要丟我們的臉嗎？」

人中聽出爾梅爲了益達一句話，心存芥蒂，連忙勸解道：「爾梅不要多心，益達也是無心之談，我們犯不着爲了一個女子，傷朋友的感情。」益達還要說別的話，人中以目示意，爾梅也就一笑而罷。

人中乘機望着夏望雲道：「碧髻翁的案，究竟怎樣破的？你且說

個詳細。」夏望雲還不會回答，袁彌梅不解，問是那回事？人便說
了個大概，接着便催夏望雲講下去。

夏望雲這才接下去說道：「他末次結婚的那年，他已是四十六歲
了。他那次選中的婦人，是個猶太離婚婦。那猶太婦人頗有幾個錢，
她的致富方法，與郎特留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原來郎特留以殺妻生財，
那猶太婦人以離婚致富。她見了有錢的男子，便用種種勾引的手段，
使那男子拜倒石榴裙下；迨結了婚！她便悍潑起來，男子忍無可忍，
便向法院請求離異，結果離是離了，那一筆離婚費，可不在少數。那
猶太婦人要的是錢，錢一到手，便又依樣去畫葫蘆。不知怎得，却遇
了郎特留，真可謂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了。」

二人同抱着金錢目的，起先互相巴結，結果便結婚。結婚以

後，那猶太婦人先發制人，便十分悍潑。郎特留却百般依順。若是談到金錢問題，那猶太婦人一個錢也不肯信託郎特留。吝嗇原是猶太人的特性，郎特留原也知道，他却有他的主旨，以為婦人都是容易相與的，只要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，不料這次却大大的不然，到後來性命也傷在他的手裏。」

「却說那猶太婦人見悍潑手段，郎特留頗能容忍，顯見得沒有效驗，便自動的要求離婚。郎特留金錢沒有到手，那肯讓她離開，便道：「你自和我結婚以來。心情便變了暴躁，這大約是環境的關係，我們同去旅行可好？」那猶太婦人道：「我們自結了婚，爾我都感着不快，勉強的合着，何如各顧各的好。環境是沒有關係的，旅行你休提起罷！」郎特留見她不肯同去旅行，他的計策不能實行，只得敷衍

一番，把旅行的提議打消。」

「那天郎特留從外面回來，猶太婦人不在家，便想偵查猶太婦人的財產，翻箱倒篋搜尋一番。除了幾件應用衣服以外，却不見銀行的存摺，和貴重的珠飾。郎特留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曉得那猶太婦人小心謹慎，頗不容易對付。默默的想了一回，依舊把箱篋整好，想那猶太婦人回來。也還看不出破綻。」

「吃了晚飯，猶太婦人又要出去，郎特留問她到那裏去？猶太婦人趁此圓睜着眼道：『你管我嗎？我去會我的情人啊！』郎特留曉得她是有意挑釁，不肯給他達到目的，按捺心火，陪着小心笑道：『我那裏敢來管你，什麼情人不情人，是你和我鬧着玩笑罷了！』猶太婦人聽了這幾句話，一時倒發作不來，便惡狠狠的看了郎特留一眼，走

入寢室換衣服去了。」

「那晚她要換上一身晚禮服，便去打開衣箱，見衣服的位置，已移動了些，這一驚倒非同小可。細細檢查一下，倒不會失掉什麼。又把別的衣箱打開，見也有移動的痕跡，原物却依舊存在，顯見得有人覬覦他的財產。但是除了郎特留之外，別人決沒有這樣大胆，否則衣箱裏的衣服，何至不會失少呢。依她一時的衝動，便要借此和郎特留大鬧一場。仔細一想，却又覺着不甚妥當，因為沒有證據，郎特留決不肯承認，還是耐着心靜候機會罷。所以當下不動聲色，依舊換了衣服出去。」

第二天，那猶太婦人也趁着郎特留不在家的時候，把郎特留的一只手提小箱設法打開。只見裏面都是些小瓶。瓶裏都是些各種顏色的

流質，外面却沒有什麼表誌。猶太婦人弄得莫名其妙，把夾層打開，見裏面放着一本記事簿，和一個小包裏。那猶太婦人先把小包裏解開，見裏面還有數十包較小的包裹。猶太婦人好奇心起，便任意解開一包，只見一絡頭髮，用線紮着，猶太婦人反覆看了一回，猜不透什麼用意。又解開了一包，見也是一絡頭髮，不過頭髮的顏色，和前者有些不同。再仔細一瞧，包裹上還寫着幾個字，寫的是第一行三個字母，第二行幾個亞拉伯字，看去好似記着年月日。猶太婦人滿腹狐疑。更去解開其餘的包裹，見裏面都包着頭髮，但是頭髮的顏色長短，無一相同，且包上所寫的字母，與亞拉伯字，也一一各異。猶太婦人猜透不出，只得依舊包好。」

猶太婦人又去打開日記簿，裏面所寫的，也是些字母和亞拉伯

字，不要說能成句讀的文字沒有，就是拚成的字，一個也找尋不到。猶太婦人看到末了，只見自己名字的首幾個字，也寫在上面，第二行亞拉伯字，却明明寫着自己結婚的日子，結婚日子的後面，却加了個問句的符號，比較別個的記載不同。猶太婦人思前想後，不覺不寒而慄、忽忽的照舊安放好了，便坐下默默的細想：越想越覺得自己的生命在在可危，越怕越覺得自己的理想不錯，一回兒沒了主意，不由得縮瑟的顫抖起來。末了，她便決了主意，去和一個律師商量。」

「那律師聽她述完了，便道：『這事神祕極了！夫人所慮，却也不差，今晚切不可回去，或者他已看出了破綻，要先發制人。明天我們就提出這層去要求法官檢查，罪犯案雖說不定，離婚案總可成立。今天我先去報告警署，把他的人和房屋先看管起來。』」猶太婦人道：

「我現在方寸已亂，任大律師主裁罷！」當下那律師便去報告警署。警署裏的人，聞得這樣離奇的案子，當即派人去請郎特留。郎特留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些也沒有準備，在警署裏拘留了一夜。

「第二天便傳審，原告律師先說起訴理由，並呈上手提小箱，求法官化驗瓶內的液體，是否含着毒質？法官便問郎特留解釋那液體和那數十包頭髮的用處？」郎特留朗聲地說道：「法國是民主國，人民有公民權，我的罪狀沒有成立，警察那裏便來捉我？既已捉來了，原告方面又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據，顯是無故剝奪我的公民權！法官要解釋那液體和頭髮的用處，在我還沒有和律師商量以前，我是緘口不言的。」原告律師又辯論幾句，郎特留却矢口不移，要求法官展期審問。法官只得照准，把郎特留暫時押下。」

郎特留回到拘留所裏，便去請了當今巴黎第一律師叫做杜羊兒的來商量。商量下來，杜美兒便受郎特留的委託爲被告律師。第二次開審的時候，郎特留解釋道：「我是研究人類學的，那些頭髮，都是我搜集的標本；那些液體，確是含着毒質，還是我七年以前，從非洲帶回來的。那時我在非洲研究原始人類，不得不用這些液體，來化驗人類種種的構造。日記簿內的記載，便是我的成績，爲恐給人偷了去發表，所以做了些符號。這些符號，只有我自己曉得，也難怪別人引起誤會。」法官道：「就原告訴說，你有個住宅在亞羅伊區，你結了婚，何故另賃一宅？」郎特留還沒有回答，被告律師杜美兒辯道：「這是個人的自由，堂上不能查問。」原告律師道：「這點對於本案也有關係的，請法官在他的住宅查查一下，說不定還有別的證據。」

第二次審問，就此結果。」

「第三次開審，社會上的人，已引起注意，來旁聽的甚多。法官先住在住宅檢查所得報告一下道：「住宅裏找到骨骼數副，被告有何解釋？」郎特留道：「那些骨骼，都是猴骨，因為我要研究人猿同祖問題，不得不有這種實驗。」原告律師便請法官請人類學專家研究那幾副骨骼的構造，究竟是人類的還是猴類的？」

「第四次開審，旁聽的人益發多了，人類學家的報告，分爲兩說：一說是人類的骨骼；一說是猿類的骨骼；法官也不能取決。但是那時旁聽席中，忽有一個婦人站起來道：「被告不是郎特留，她是叫格羅爾，我的女兒便是給他謀害的。」那時法庭上的人聽了這幾句話；便起了一陣喧嚷。法官把法庭秩序恢復了，才問那婦人經過的情

形。那婦人道：「他登報徵婚：我女兒便去應徵，他說他是做珠寶商的。他們倆結了婚，便去蜜月旅行，不料一去不返：現在聽見他做出這種事來，我的女兒，想是給他謀害死的。」說着，便大哭起來。法官便問郎特留是否認識那婦人？郎特留道：「她嚙語咧，我又何嘗認識她來？」那婦人說是有那年徵婚廣告可作證的。法官只得候期再審。」

「那時郎特留一案，巴黎的人們，都當作新聞，報上也把這件案子排了大字，郎特留的照相，也刊載出來。後來開審的時候，便有許多人來告發郎特留的罪惡，有的說他的妹子給他謀害的；有的說他的表姊自和他結了婚，表姊就不知去向的；有的說郎特留從前不叫郎特留的。郎特留雖是一概否認，杜美兒竭力替他辯護，然而衆口鑠金，

陪審員便以旁證宣布郎特留的死罪。什麼叫做旁證呢？就是原告所持的理由，甚是充足，而證據只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；被告方面，雖有理由可以否認，而沒有推翻那些相對證據的可能；據說這種旁證，法律家也承認的。

且說郎特留定了罪以後，人心爲之大快。杜美兒却以爲這個罪定得冤枉，便在法庭上反覆辯論，結果，陪審員的定讞，依舊不能推翻。杜美兒便去親求總統，要總統下令再審。總統也以爲郎特留所犯的嫌疑太大，所謀害的人數太多，便不肯挽回。杜美兒沒了法兒，郎特留便身首異處。據說法國久已不用斷頭台了，這次爲了碧髮翁郎特留，又用斷頭台，也可見他罪大惡極了！」

衆人聽了夏望雲說完，都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這種人殺之也不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和茜羅蒂。

爾梅到了賽兒家裏，三個女孩兒已等得不耐煩，聞得外面噉噉的聲音，一窩蜂的搶了出來，一見爾梅和賽兒，有如天上掉下來的活寶貝。爾梅和露茜原是見過的，便笑了笑，握了握手。海崙和茜羅蒂對于爾梅雖已聞名，却是初次見面，由賽兒介紹了，爾梅也鞠了個躬。

當下賽兒要請爾梅進去，爾梅道：「我不進去罷，你去和母親說一聲，我外面候回兒就是了！」賽兒橫了一眼道：「既到了這裏，你好意思不去見見我的母親嗎？」爾梅道：「我又說不來法國話，進去了也是個啞巴狗，有什麼味兒呢？」賽兒道：「推三阻四的，想嫌我們家裏醜罷了！」

爾梅還沒有回答，海崙道，「密歇袁裏面坐回兒罷！」爾梅不

解，賽兒望着海崙道：「他是啞吧狗呢！」海崙等聽了，多笑起來。爾梅曉得她們笑着自己，方欲動問賽兒，賽兒已把爾梅擁入裏面去了。

賽兒的母親到很客氣，交談幾句，都由賽兒譯述？賽兒的母親見爾梅風流俊俏，甚是歡喜，回頭望着露茜道：「還不趕快學習英文呢！像你姊姊，究竟佔了許多便宜，你看她今晚又換上一件新衣了！」

賽兒聽他母親說得不成話兒，連忙以目示意。幸喜爾梅不懂；賽兒便把別話岔開去了。又談了幾句，才告辭出來。賽兒的母親送到門口，對着海崙道：「你的姊姊今晚想是不回來的了，你和露茜可早些回來。」海崙道：「遲早說不定，我斷不至如姊姊不回來便了。」說

着，搶先跳上汽車。爾梅讓她們一一坐上了，自己和汽車夫坐在外面，吩咐着放皮利安跳舞場。賽兒在車中悄悄的對海崙道：「我前次已和他們說過，你是已訂婚的人，你要記牢着，不要露出馬脚才好！」

海崙道：「撒這個謊，有什麼用意呢？」賽兒道：「你們年輕，不知道這些訣竅，大凡男子見了女子，往往有不正當的念頭，若是有未婚夫，他們見名花有主，念頭更轉得厲害，越是如此，他們越肯化錢。中國人多是急色兒，用錢倒是爽的，你千萬不要給他們太容易塌了便宜去。他們得到了便宜，便不肯竭力報效了。你要放出手段來，把他們弄得心躍躍地，這才能達到自己目的。達到了目的，才給些甜頭給他們。老實說罷，面黃髮黑的中國人，我們愛他些什麼？還

不是爲些物質上的享受麼？」海崙道：「你說這些怎的？我是沒有目的的。」茜羅蒂靜靜的聽着，一句不說什麼，好似對於賽兒的教訓，都能心領神會的樣子。」露茜却微微笑着道：「姊姊用的是什麼手段，使得姊夫這樣服服貼貼？」賽兒瞧了一眼道：「小蹄子懂些什麼？你還沒有資格放得出手段呢！」

茜羅蒂又恐姊妹倆鬧起意見來，便笑着混過去道：「究竟我們對付他們的手段當怎樣呢？」賽兒道：「這那裏說得定，要在自己隨機應變，大約不外「不卽不離；若卽若離，」八個字罷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汽車戛然而止，爾梅就跳下車來，開了門，來扶她們，走入皮利安跳舞場。李愛白等這一般人，已是望眼欲穿了，爾梅連說遲到對不起。夏雲望問從那裏來的？爾梅笑道：「剛才做着新女

婿回來。」韓人巾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今晚的約，到反掃你的興了。」

爾梅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，沒有今晚的約，便沒有做女婿的機會！」說着，見賽兒已替海崙茜羅蒂給衆人介紹，便拉了夏望雲走過一邊，悄悄的道：「你瞧這兩個女孩子怎樣？」

夏望雲回頭又瞧了瞧海崙和茜羅蒂道：「海崙到還溫文，茜羅蒂似乎太飛揚些。」爾梅道：「這類女子，還理她飛揚不飛揚咧，我們高興和她們玩玩，不高興的，下次不再請教就是了。」夏望雲道：「且瞧着罷，不過我不是她們的敵手，只好退避三舍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李愛白也湊過來道：「海崙那女子，到配人中；你瞧人中和海崙，不到五分鐘，已是說有笑，他對付女子的手段，真不弱咧！」望雲和爾梅不由回過頭去，果見人中和海崙並立着深談。

望雲冷冷的一笑道：「人中的手段，自是不弱，湏湏落在他的手裏，便可惜了！人中對於女子，往往始亂終棄，一些也沒有情義，自己還翻着本領高強。這種手段，對付不三不四的女子，原自不差；把好人家的女子，也這樣相待，似乎太說不過去。」爾梅道：「人中倒不是這樣的人，你不要冤枉他才好。」

李愛白已聽出望雲言內有骨，便道：「可不是嗎！海崙那女子，倒不是低三下四的，望雲頗可進行。」

望雲又冷冷的一笑道：「有韓人中梗着，那裏還有我進行的分兒？」愛白笑道：「這個你倒不消慮的，人中不在乎此的，只要你有這條心，我請人中讓步就是了。」望雲道：「你雖是這樣說了，不知人中肯不肯呢？」愛白道：「人中也喜成人之美，決沒有爲難的，你

放心便了。」

剛說着，童益達已來催他們入席。李愛白忙着走至人中身旁，附着人中的耳，悄悄說了幾句。人中點點頭，望着望雲一笑，攥了海崙的手交給望雲道：「好自爲之。」又望着海崙一笑道：「密歇夏嬰和你說話咧！」說着，便去幫益達招呼，衆人入席。

爾梅和賽兒，坐在首席，自是不消說得。望雲和海崙坐在一起，黃溫蒂坐的左首，胡名達搶着坐下了。

人中見益達後面還站了個不認識的婦人，益達却指指自己的座位，請那婦人坐？

人中打量那婦人，約有二十三四年紀，便問益達，那婦人是誰？益達笑道：「是我帶她同來的，你看怎樣？」人巾道：「巧笑倩兮，

美目盼兮，不是騷在骨子外，便是騷在骨子裏。」益遠還道人中恭維着，謙遜着道：「也未見得。」說着，便給人中介紹道：「這是東妮姑娘呢？」人中點點頭，說了句「盍桑對」，那東妮姑娘却伸出纖纖玉手來握人中。

人中見侍者已送上湯來，便夾着東妮吃喝。吃完了湯，人中要爾梅述他旅行的經過。

爾梅笑道：「這次旅行，並沒什麼奇遇，耳聞目擊的事，却很多，但是一部二十四史，教我從何說起？況且現在也不是作長談的時候，你瞧那女孩子們聽了跳舞音樂，已在躍躍欲試咧？」望雲道：「你且說你的來，她們要跳舞，由她們去跳舞便了。」

爾梅道：「我們此次在蒙鐵卡羅的卡西諾裏，也曾玩了一次輪盤

賭，真是見所未見。我是個外行，不敢十分下注，饒是這樣，還輸去了一千法郎。有個姓應的中國人，輸得很厲害，我親眼見他一夜輸去六十萬法郎咧！」

人中道：「那個姓應的，是不是應子固嗎？他那裏來的這許多錢？」爾梅道：「他的錢都是一個美國婦人替他墊的，看去路道也是不正的。」

名達聽到這句，笑道：好個「也」字，爾梅居然也能於客觀之中不忘主觀。」衆人聽了不懂。爾梅問道：「什麼主觀客觀？我只曉得蘇州有了玄妙觀，於哲學名詞是不懂的。」

名達道：「這種淺近的名詞，難道你不懂得？客觀方面，就是你對那應子固和那美國婦人而言；主觀方面，就是你對自己和賽兒而言

。你方才說他們倆路道「也」是不正的，可見你已承認自己的路道不正了。」

爾梅聽說一笑，也不置辯，接着道：「在卡西賭錢的，五六十萬法郎，原算不得什麼，有幾個富翁巨賈，一擲千百萬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但是那姓應的，竟爲了這一場賭，討了個沒趣，累得我也替賠累了許多錢，這就是我這次旅行中見聞之一咧。」

衆人忙問那姓應的，究竟幹了甚事？爾梅方欲回答，只見賽兒督着目望着爾梅，慌得爾梅不敢做聲。究竟爾梅冒犯了賽兒些什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淺笑低聲目成衆裏

柔情密意歡拾尊前

且說賽兒督目看了爾梅一回，爾梅不知冒犯了什麼，慌問何故？賽兒冷笑着道：「我們今天被你們請了來，不是給你們來做木人戲的；你們有說有笑，也不想我們呆聽着些什麼來？」爾梅伸一伸舌頭，笑了笑。

韓人中原曉得自己太不顧禮貌，也怪不得賽兒要動氣，便笑着向賽兒道：「嫂子且不要動氣，我們原談些不相干的事，不覺把嫂子

冷淡了。」賽兒恨恨的望了人中一眼道：「又是什麼嫂子呀？我不依的。」又回頭把爾梅搯一下道：「多是你惹出來的。」

爾梅假裝着痛，大叫了聲哎唷。賽兒不覺吃了一驚，笑着去吻爾梅，一面又問爾梅痛在那裏？爾梅假裝哭喪着臉道：「你還問咧！你搯在那裏？難道自己不曉得嗎？」賽兒又笑着把爾梅的身上撫摩一番道：「好孩子，快不要嚷！現在不痛了。」引得爾梅噗哧的笑了，這一笑，把其餘的人也逗笑了。茜羅蒂却怔怔的望着賽兒的一舉一動，心裏暗暗佩服賽兒的擒縱手段。

人中趁勢去問露茜跳舞。露茜想不到有人第一請自己跳舞，未免受寵若驚，不覺望了賽兒一下。賽兒拉了爾梅，也就立了起來，益達不消說和東妮一對了。

茜羅蒂見女伴們多有了舞侶，惟有自己和海崙還沒有有人來請教，看了看旁坐的胡名達，却怔怔的望着自己發呆，便道：「密歇胡也喜跳舞嗎？」名達啞啞着道：「我雖跳舞過幾次，却跳得不甚好。」茜羅蒂道：「不打緊的。」名達方欲推拒，茜羅蒂已站了起來，名達只得伴她去舞了一回。

海崙見夏望雲打着呵欠，像要睡去的樣子，和他坐在一起，覺得甚是失望。李愛白見了，搭訕着去和海崙敷衍。高唐卿却趁着衆人跳舞的當兒，在衣袋裏摸出像荳蔻乾大小的書，伏着身瞧得出神，把嘈雜的音樂，和燦爛的少女，都付諸不聞不見。

一回，衆人舞畢歸座，海崙恨恨的望了人中一下，人中裝做不理會。接着第二客菜來了，衆人又吃喝起來。

名見高唐卿菜也不吃，兩道目光，却注在面前放的一本書上。名達起了疑心，便踱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本性慾通論。名達不由得大笑起來。其餘的人，曉得這本書必甚可觀，都仰着頭來瞧。人中手快，先搶入袋裏去了。衆人要和人中不依。人中道：「這類書，那裏可以在大庭廣衆之間披閱，我替唐卿收藏起來，停回兒交代給他就是了。唐卿嘻的一笑，也不說什麼。」

剛巧音樂又作，人中去問賽兒跳舞。賽兒笑道：「剛才海崙沒有人和她跳，這次你去和她試回兒罷。」

人中去望海崙，海崙已引着頭等人中發言。人中照例說了一句「西爾胡潑雷」，海崙一笑，立了起來。人中忽又回頭向着夏望雲道：「望雲打着中國話道：『你代我的勞甚好！』海崙却翻了人中一個

白眼。跳舞的當兒，海崙輕輕地拍着人中的肩膀道：「你什麼用意，把我和密歇夏坐在一起？」人中答不出話，支吾着道：「下次和你說罷！」海崙道：「我要你現在就說給我聽？」人中道：「你定要我說，我就說給你聽也可以。一面這樣說着，一面在肚裏擬腹稿。正在這個當兒，音樂忽然止了。衆人都拍着手，要音樂師再奏一曲。人中

也附和着，海崙更拍得厲害。

果然音樂又作，衆人又重新舞跳起來。海崙又催促道：「現在你可說了！」人中道：「賽兒曾說你已和人訂了婚的。」海崙道：「我訂了婚，和我的座位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人中道：「你訂了婚，我不得不避嫌疑，密歇夏老成持重，還不妨事。」

海崙笑道：「原來爲這個，那你也太拘謹了，結了婚尙可離婚，

何況祇訂了婚呢？你倘然堅持這個成見，我明天便去毀約如何？」人
中道：「那使不得的。」海崙道：「什麼使得使不得，你不高興和醜
陋的我做朋友罷了？」

人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！正惟你太美麗了，我才不敢和你做朋友。」海崙道：「這又怎麼說呢？」說到這裏，音樂又停止了，二人
只得歸座。海崙要人中回答這個理由。人中悄悄的道：「明天我們約
個地方談談罷！這裏有許多人在着，太不方便。」海崙嫣然一笑道：
「真的嗎？那就是了？」

人中回頭却不見了高唐卿，也不在其意。想到那本性慾通論，甚
是可笑，便欲取出來一觀究竟，不道已不翼而飛。還道座中幾個人惡
作劇，衆人都對誓說不會施着伎倆，人中弄得莫明其妙，只有高唐卿

不在着，想是到廁所裏去了。

人中也告個便，來至廁所，只見唐卿果然捧着那本聖經，站在電燈下出神的瞧看。人中不由得又好氣又好笑，搶步過去，奪了回來。

唐卿不提防，猛然吃了一驚。見是人中，也就哈哈一笑。

人中拉着唐卿就走，回至原座，便把這事述了一遍，又附會了些，把高唐卿在廁所裏偷瞧性慾通論，形容得淋漓盡致。衆人不由得興堂大笑。

那般法國婦女，不明就裏，都去問旁坐的中國人。衆人約略譯述了，那般人也吱吱格格的笑起來。幸喜唐卿生就的一副厚臉，自己也笑了回兒。就混過去了。

那時菜已陸續吃完，還喝着咖啡，人中忽見面前一個英俊的中國

少年，望着自己搶步過來，喜得人中直跳起來，便迎上去攬他的手道：「亞弟，想不到我們會在此處遇見！你是幾時到法國來的？怎麼不給我一個信兒？」那少年噙着嘴道：「別後的契闊，說來話長咧！我現在帶你去見個人罷。」說着，也不知衆人招呼，拉了人中就走。

一面走，一面接着道：「人哥！我現在是世界上最快樂最幸運的人了！你怎樣慶賀我呢！」人中笑道：「沒頭沒腦的，我那裏曉得你的喜事？」那少年笑道：「不是結了婚的人，那裏配稱最快樂最幸運的人呢？」

人中道：「原來你已結了婚了，不知誰家有福女郎，得消受你這如意郎君咧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現在要帶你去見的人，便是我的愛妻，她是天上的安琪兒，我那裏配得上她，你見了她，就知道我不是阿其

所好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聽得一個女郎，嬌滴滴的說道：「達林！你怎麼便去了這許多時候？累得我好等。」那少年便停了步，望那女郎一笑，俯下頭去吻了吻，指一指人中道：「吾愛的！那便是我常常和你說的人哥。」

那女郎聞言，嫣然一笑，伸出纖纖玉手，操着中國話道：「亞卿常常說起人哥，今天遇見了，真是幸運咧。」

人中想不到那女郎說得好一口中國話，又細細打量她時，見她一個鵝蛋的臉兒，覆着一頭朱古力色的柔髮，羊脂般的臍臍，和玫瑰般的雙鬢，好似鬥豔競妍的一般。兩顆深大的眸子，比西茵河的水還要清冽；兩片恰到好處的紅脣，比新採下的櫻桃還要鮮豔；細長的眉

黛，和端直的鼻子，把一個吹彈得破的臉兒，分配得停停勻勻。更可愛那嫣然一笑的時候，頰上現出兩顆深凹的酒窩，櫻唇微啓，把白玉般的編貝，齊齊整整的顯露出來。那一身洒金的晚禮服，胸口還繡着鳳穿牡丹，一望而知爲中國繡品；映着玉膚，更覺得燦爛輝煌。人中不由看得呆了，見那女郎還是伸着手，便握着俯下頭去一吻，堆着笑臉，也打着中國話道：「亞弟得了你天仙化人，我也替亞弟歡喜。」

那女郎又嫣然一笑，拉了那少年的手道：「找得了亞聊這如意郎君，難道你不替我歡喜嗎？」人中聞言，在桌上拿起了香檳杯道：「祝你們倆的歡喜！」

那少年見了，忙吩咐侍者，再開一瓶香檳，又添了一只杯子。那侍者把三只杯子，都斟滿了，三人才舉杯互相注視着，一飲而盡。

那時音樂又作，那少年央着人中，和那女郎去跳舞。人中依言，那女郎也就站了起來。人中見她的身材不長不短，她的身軀不瘦不肥，行走起來，娉娉婷婷，媚媚中却帶着英武之概，心裏不覺暗暗歎羨。

跳舞的當兒，那女郎道：「你瞧亞聊多麼愛我呵，我這件衣料，還是亞聊從中國寄來的。」人中道：「中國的刺繡，原是有名的，不過有你這樣身材，才配穿這種貴重的衣飾。那女郎微微一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，亞聊也是這樣說呢，你們倆倒甚合得來，明天你到我們窩裏來吃中餐可好？」

人中道：「明天我來請你們去玩。」那女郎道：「我們自結了婚，輕易不出去的，因為外面的娛樂，甚是無謂，還不如坐在家裏，談

談笑笑，到有興味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可曉得亞卿現在寫着書呢！我一旁陪着他做些活計，甚是安恬，安恬慣了，反覺得嘈雜的可厭。今天偶然到此來玩玩，想不到遇見了你，不知亞卿要怎樣快活咧。」

人中道：「你們結婚好久了？巴黎幾時來的？」那女郎道：「我們結婚還祇三個月，巴黎也祇住了一個月。」人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還沒和亞弟作深談呢，明天准來和你們盤桓一天。」說完了話，音樂也就停了，人中扶了那女郎歸座。

那女郎坐定，便告訴了那少年自己已約了人中來吃中餐的話。那少年道：「我原也有這個意思，你替我約定，那更好了！」人中告了便，回至原座，衆人已等得不耐煩。高唐卿道：「好個漂亮的少年，

你幾時認識的？」李愛白道：「方才和你跳舞的那個女郎，人才着實不差。」

人道：「那少年是我的同鄉，姓孟，名亞卿，他和我同年，祇少了一月，我們從小就在一個學校裏同學；此後中學大學，都是一起的。我們性情又合得來，所以結了金蘭。後來我赴美國，他至英國，研究文學；去年夏季，在牛津大學畢業了業，就至德國。我們平時都很懶得通信，却不知道他這次突如其來的來到巴黎，還擁了如花美眷，真是令人豔羨咧。」

賽兒道：「你那朋友的女友，的確生得漂亮。」人道望了賽兒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他們到不是不三不四的，他們是正正式式結了婚的。」賽兒聽了這句話，倒有些觸耳，面上頓時添了一層紅雲。

海崙冷笑着道：「和已訂婚的女郎，倒有許多的顧慮，和有夫之婦，就不打緊，你們中國的習慣，煞是奇怪咧！」人中搖搖頭一笑，衆人不明就裏，也不理會。

又跳舞了幾旋，人中再去瞧孟亞卿，已和他的愛妻回去了。幸喜亞卿已告訴了住址，不愁明天尋不到所在。

那晚直鬧到三點鐘，方才罷休，出來的時候，海崙悄悄問人中心道：「明天我們什麼時候見呢？」人中想了回兒道：「五點鐘仍在這裏可好？」海崙點點頭，便各自回去。

人中回至寓裏，解衣就睡。第二天一早。就至孟亞卿寓裏。亞卿已在書室裏寫書，聞得人中來了，搶步出來，拉了人中的手，導入書室。

人中見琳瑯滿壁，器具陳式，收拾得甚是齊整，便道：「亞弟着實用功咧！」亞卿一面讓人中就座，一面敬上一支雪茄，又替人中燃了火。人中謝了，又問：「這房子是自己租下來的！還是向人分租的？」

亞卿道：「房子和器具，統是自己租下來的，你此後應當常來，我來引導給你瞧罷。」說着，推開東面的壁門道：「這是會客室和吃飯間；其實是一大間，中間裝上一個掛面，看去似乎兩間了。」

人中見牆壁的顏色，是一色的湖綠，壁間的電燈，都添着金，看去甚是富麗。靠窗還有一架披霞那，上面放着一個大花瓶，花瓶裏的「卡南旬」，色香兼美，人中不覺湊過鼻子去聞。亞卿道：「阿梅愛花成癖，「房間裏多放了花瓶，這些都是她親手佈置的。」

人巾道：「阿梅想是夫人的芳名了！但是西文沒有「阿」字的。」

亞卿道：「他的原名只有「梅」一個字，我覺得叫不順口，便以江南人的習慣，加了一個「阿」字，幸喜梅字上面加了一個阿字，到還不俗。」

人巾見桌椅等件，都是一色的「馬黑克南」，檯子上還舖了一塊湘繡的檯毯，壁間懸掛的，不是歐洲名家的油畫，便是中國名人的手筆。人巾道：「這些中國畫是那裏辦來的？」亞卿道：「這也是阿梅所喜的，我便設法向中國寄了些來。其實中國的畫，配在洋房裏，何嘗不雅觀呢？」人巾點點頭，又問臥室呢？亞卿道：「臥室和書室毗連的，向西的門，推了進去便是。」說着：便要引人巾去瞧。

人巾道：「尊夫人恐還不會起來，不方便的，停會兒再瞧罷。」

亞卿道：「我們還避這種嫌疑嗎？況且她早已起來了。現在在浴室裏洗澡呢。」人中方不再說什麼，跟了亞卿進去。

人中見臥室的四壁，都糊着橙黃色的綢緞，一只柚木的雙人牀，四圍都雕了花鳥，衣櫥和梳粧檯，和木牀一色，人中嘖嘖道：「精緻極了！」亞卿指指牀後的門道：裏面還有一個婦人的梳粧間咧。」說着，推了進去，人中便覺着一陣清幽的香氣，衝入鼻子裏來。

亞卿又道：「這裏開門出去，便是你方才進來的小弄；弄的那面，也有四間房間，除了兩間浴室以外，一間做灶間，一間是女傭的臥室。」

人中道：「這種生活，可稱得窮奢極欲了；不知你怎樣對付的？」

亞卿道：「就我現在的情形，尚可對付，就是勉爲其難，祇要阿梅歡

喜，負些債，也是情願的。」

人中道：「你的境况；我原曉得的；你說就現在情形；尙可對付，現在的情形，究竟怎樣呢？」亞卿道：「現在嗎！也無非靠些稿費的收入罷了；從前在德國的時候，收入倒頗可觀；祇一部書；就賣去了二百餘磅。我對於金錢，到手輒盡，我的阿梅，却勸我儲蓄些，所以金錢出入，多給她掌管。阿梅除了飲食起居以外，別的都甚節儉？我現在寫着些法文小說，不曉得賣得脫賣不脫？」

人中道：「你的一枝筆，很是流利，斷沒有賣不脫的事，但願你的小說，也和麥格雷脫的『浪漫女郎』和『風流伴侶』兩書一樣，那你不久便是一個大富翁了！」

亞卿道：「麥格雷脫那裏及得到！他的書，不出一月，銷去了三

四十萬冊；馬真曼女郎一書，不及半年，重版已至二十餘次，銷數約在一百萬冊以上，他爲了這部書，雖取銷了法蘭西學院委員的資格，然而換得羣衆熱烈的歡迎，他也是以自豪了，

人巾道：「於此是見國文藝術發達，人民教育的普及；若在中國，就不可同日而語了！至於那馬真曼女郎一書，豈還有淫穢的文字；法蘭西學院何至取銷他會員資格。」

亞細道：「僅僅取銷會員資格，還是算輕的呢！若在中國，就把版權也取銷了！其實凡是一本書，若禁止印刷，寫書的銷路，益發推廣。麥路雷若沒有取銷會員的事，他的書，未見得就這容易風行一席呢！」

人巾道：「別的且不去說他，你現在所寫的小說，是那種的性質

呢？」亞卿道：「我現在所寫的小說，便是我和阿梅戀愛經過，雖以小說體裁出之，就實際說來，却是實事，停回兒我給你瞧罷，也省得我細細的敘述。」

說到這裏，阿梅已推門進來，身上穿着妃色雲霞綉的旗袍，手裏捧着一束鮮花，見了人中，笑着過來問好，一面把鮮花插入瓶中，賞鑑了一回，採了一朶，走至亞卿身邊，替他插入鈕扣，回頭向人中一笑道：「我曉得今天有中國的貴客光降，所以穿着中國衣服，你瞧還稱身嗎？」人中笑道：「美麗極了！」阿梅道：「爲了這件衣服，不知請教過了幾多中國女郎，亞卿也說還過得去，我將來還要再做幾件咧。」

亞卿望着阿梅道：「吾愛的！人哥是我惟一的知己，我們的歷

史，應當在人哥面前和盤托出，你也答應我嗎？」阿梅笑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要說的，我們的歷史，可與知者道！不足與俗人言的，你的人哥雖是初交，就我的觀察，已可決他是風雅人物，對於我們的經過，一定肯表同情的，你們且作長談罷，我對於侍女們還有些吩咐呢！」說着，珊珊的去了。

人中目送她去後，望着亞卿道：「亞弟不是我說恭維的話，尊夫人的美麗，我自有生以來，還是第一次遇見咧！」

亞卿一笑道：「我曉得你不是說恭維話！她的美麗，原是有目共賞的，她的情性，你還不知道呢！總之，他是個完全的美人兒，我愛她，我崇拜她，你不要想我說得太過分。其實她的好處，決非我鈍口所能敘述得出，我愛她的熱情，和崇拜她的處心，還不足報答她

呢！」說到這裏，頓了頓，注視着人巾道：「人哥你信我的話嗎？」

人巾點點頭。

亞卿接着道：「人哥！我曉得你生平，沒有愛過婦人，即使愛過，斷沒有愛過如阿梅一般可愛婦人。我從前自以為也曾愛過婦人，但是和現在的我們比較起來，覺得從前所謂我對婦人的愛，簡直不是愛，對方面所說對我的愛，也不是愛，「愛」的一字，多麼神聖啊！普天下的人，不知幾多把「愛」的一字褻瀆了，真是罪在不赦咧。」

人巾道：「這幾句話，沒有嘗過愛情滋味的人，決說不出口，你現在可已了解愛情真諦了。不過你方才說阿梅是完全的美人兒，這完全二字作何解？」

亞卿道：「所謂完全者，含有三種要素：這三種要素，便是真

善美。他外表的美你是承認的了；他的一言，一行，一舉，一笑，無往而不美，無往而不善，無往而不真，你雖是肯信我的話，對於這些，恐要疑我言過其實？我現在把我的記載來認明罷！」說着，向抽斗裏取出一本行將垂成的小說稿，遞給人，道：「人哥；我可罰答，裏面的記載，句句都是實話，你現在且披閱一過，我們再來談論罷。」

人中接了過來，移身坐至一個大沙發上，靜靜的披閱起來。閱的時候，人中忽而喜，忽而怒，忽而歎，忽而忍俊。

原來孟亞卿自從英國到了柏林，除了讀書以外，別無聲色之好。有一天，他的居停主人，請他去赴一個奇裝跳舞會，亞卿少年好動，自然答應。好在他行篋中，此藏着從中國帶來的一套戲裝，那一套戲

裝，是短靠武生黃天霸的裝束，身上穿着白綢繡花的短襖長褲，足登着白緞的薄底快靴，頭帶着絨球紮成的英雄帽，亞卿瘦長的身材，俊俏的面龐，裝扮起來，甚是威武。到了舞場裏，人人見所未見，都注目而視。

那天的舞場裏來賓甚盛。亞卿見了美麗的女子，便上去請舞。那一般女子，都巴不得亞卿肯和自己跳舞，好問長問短的得些中國情形。亞卿又說得好一口德國話，跳舞又是擅長，個個都喜和他周旋。有許多入，還自己跑上來，請亞卿移坐過去喝香檳酒，弄得亞卿成了衆矢之的。

亞卿不勝其擾，便偷偷的掩出舞場，一個人在走廊裏徘徊着。走了會兒，忽見一個女郎，也從舞場裏出來，正和亞卿打個照面，不覺

嫣然一笑。亞卿鞠了個躬，讓那女郎過去。那女郎却停了步，細細打量亞卿的裝束。亞卿也不免多看她幾下，祇見那女郎約有二十歲年紀；身材苗條，眉目清秀，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一般。又見她的服飾，是白色的歐洲十八世紀宮中的朝服，長裙曳地，胸口袒露着，滿身珠光寶氣，煞是堂皇富麗。

那女郎見亞卿目不轉睛的瞧着自己，便又報以一笑。這一笑，把亞卿的魂魄也攝去了；心理暗暗想着，我活在世上二十三年，這樣美麗的婦人，還是破題兒第一次見着。一面想着，一面便又鞠了一個躬，去請那女郎跳舞。

那女郎一笑答應，伸出手去挽亞卿的臂，並肩走入舞場。衆人的視線，都注在二人身上。那次的舞，是華而芝，音樂固是抑揚頓挫，

跳舞也是疾徐合節，二人跳得非常得意。衆人見了，都停了舞，瞧他們二人，有如珠璣在前，自慚形穢之概。一次舞畢，掌聲雷動，也有大嚷着「益高的」，二人都覺得不好意思。

不道音樂又作了，二人只得重新起舞。第二次舞畢，掌聲還自不絕。亞卿攔了那女郎的手，逃入人叢中去了。

亞卿揀了一個坐位，請那女郎就座。那女郎就一坐坐下。亞卿又吩咐侍者，開了一瓶香檳，自己斟了兩杯，遞上一杯給那女郎道：

「祝皇后的康健！」那女郎聞言一笑道：「也祝君王的康健。」

亞卿道：「我這套服飾，是中國古時僕客的裝束，並不是君王咧！」那女郎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請教尊姓？」亞卿說了，遞與那女郎。

那女郎答是：「安道生主人。」亞卿道：「原來是主人。」說着，又

目不轉睛的呆視着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覺得不好意思，連忙低下頭去。

過了回兒，抬起頭來，見亞卿還是呆瞠着自己，視線却無個正着，面上不由得起了一層紅雲。亞卿長長的抽了一口氣。

一回音樂又作，又是華爾芝，樂譜是「我愛你」的曲。亞卿道：「夫人也曉得這只曲子的名目麼？」安迪生夫人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叫做我愛你呢！」亞卿道：「夫人也許我再和你舞一回嗎？」安迪生夫人一笑，站了起來。

二人走，舞場，俄肩抱腰的舞起來，而對着面，四目注視着，亞卿聞得安迪生夫人吹氣如蘭，情不自禁，險些兒俯下頭去接吻。安迪生夫人已知其意，却輕輕的唱起那我愛你之曲來。亞卿更抱得緊些，

也曼聲的附和着。

一回，樂止舞畢，亞卿竟擁抱着不肯放開。安迪生夫人睜脫了手，望着亞卿，嫣然一笑。亞卿還要邀安迪生夫人仍回原座。安迪生夫人道：「多謝盛意，我要去瞧瞧我的丈夫咧！」亞卿怔怔的道：「我們的聚合，難道就盡於此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誰說的？停回兒，我還要和你跳舞呢！」說着，笑了笑，姍姍而去。

亞卿目送她回至原座，心裏不覺十二分不自在，好似這個安迪生夫人，是自己的專有品，無論何人，沒有和她親近的權利一般。

亞卿退回自己座位，他的居停主人已不知去向，便坐下抽了一枝香煙，鄰桌的婦女，又來和他糾纏。亞卿正不自在，都給他們一個冷淡。

一回，音樂又作，亞卿立起身來，正要去安迪生夫人跳舞，却見安迪生夫人已和一個中年男子，走入舞場裏去了。亞卿妒火中燒，咬了咬牙齒，又復坐下。那安迪生夫人，却望着亞卿微笑。亞卿益發憤不可遏，還道安迪生夫人有意和自己尋開心，低下頭去，再不瞧人家跳舞。

一回舞畢，安迪生夫人却攬了那中年男子的手，走向亞卿。亞卿只得站了起來，鞠了個躬。安迪生夫人笑嘻嘻的指了指那男子，向亞卿道：「君王陛下，這便是我的丈夫，安迪生醫學博士，亞卿笑了笑，伸出手來，那男子春風滿面的，握了握手道：「你的裝束，簡直是神話中的漂亮皇子！」

亞卿還沒有答話，安迪生夫人已笑着道：「他稱我做皇后呢！我

那裏有此福氣，養得這樣漂亮的皇子！」亞卿也笑道：「皇子是假的，皇后是真的，夫人便是天下美人的皇后！也是……」

亞卿方欲再說下去，安迪生夫人打斷他的話頭道：「我們桌上還有幾個朋友，渴望見一見陛下的顏色，陛下也肯御駕臨嗎？」亞卿道：「是當隨駕返宮。」說着，便跟了安迪生夫婦就走。

那桌上還有一男一女，那男的是意大利副領事叫做佛西多，那女的是佛西多帶來的女伴叫做卡尼卜姑娘，安迪生夫人一一替亞卿介紹了。亞卿也敷衍一番坐下了。

亞卿喝了杯香檳，便又邀安迪生夫人去舞。安迪生夫人，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跳舞的當兒，安迪生夫人悄悄的問道：「你方才的話，還沒有說完，就給我打斷了，請你原諒則個！現在可對我說了！」亞

「卿道：『我說你是普天下美人的皇后，也是我的皇后。』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第一句你維恭着我，第二句我不懂你意思。」

亞卿道：「夫人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稱夫人做皇后，自己却沒有做君王的希望，所以『我的皇后』並不是敵體的稱謂，是臣僕地位所發的尊號！因為我自今日起，便是夫人的奴隸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聞言，深深的望了亞卿一下道：「真的嗎？」亞卿點頭道：「夫人也許我訂個後會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自然的，明天我請你到我的家裏來玩罷！」亞卿道：「你的家裏不好，還是約個咖啡館，或是別的地方罷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到不方便的，我們家裏，又沒有別人，我的丈夫，日裏在診所，要至下午六時方回來，你儘來便了；況且我的丈

夫，也很喜歡你咧！」亞卿道：「要你的丈夫歡喜我怎的？我的目的，又不是在他的身上！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看你倒是個聰明孩子，說起話來，却糊塗了！我是那樣身分的人，難道肯和你有私情密約的勾當嗎？不過我蓄意和你做個朋友，難道你這些還不能諒解嗎？」

亞卿瞠着目道：「教我諒解些什麼來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明天四點鐘來，我和你細細地談罷！」亞卿道：「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住址，教我到那裏來呢？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我真昏了呢！我住在古福司登街，和貴公使館相離不遠，你找一百十六號裏第五家就是了。」說到這裏，音樂戛然而止，二人回至原座。

安迪生夫人忙向他的丈夫道：「我已約了海爾孟明明天到我們家裏

來茶敘，你明天可早些回來嗎？」安迪生道：「那也很好；但是我却不能在六點鐘以前回來，請海爾孟吃了晚餐走罷。」亞卿雖也聽着，只是沒有作聲。安迪生夫人重述了一遍，亞卿冷冷的道：「且瞧着罷！」

安迪生夫人已瞧出亞卿不快的神情，便託詞覺着熱，要在走廊上閒步一回。回頭瞟了亞卿一眼，亞卿知旨，停了回兒，就跟了出去。

亞卿來至走廊，却不見安迪生夫人。亞卿四圍望了望，見草地上有個白衣女郎，緩步向着叢林裏走去。亞卿緊一步追上去瞧時，果是安迪生夫人。

安迪生夫人見了亞卿，却甚不介意似的道：「原來陛下駕到！」亞卿怔怔的望了一回，捧着安迪生夫人的玉手去吻。安迪生夫人並不

抗拒，仍向前進行。亞卿也緊緊地跟着。

走入叢林深處，安迪王夫人停了步道：「你瞧可愛的月色，從林隙透到地上，多麼有趣呵！」亞卿道：「夫人在此坐回兒可好？」安迪王夫人點點頭。亞卿便在衣袋裏，取出一塊方大的絲巾，鋪在地上，扶着安迪王夫人坐下。這才自己也傍着坐下。

安迪王夫人道：「柏林八月的天氣，可愛極了！不知中國怎樣？」

亞卿道：「中國的八月，也和柏林差不多，不過夏季熱了些，冬季却暖得多了！」

安迪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想到中國一遊呢！我的丈夫，原是個醫生，醫生無行而不可營業的。」亞卿冷笑道：「和你說話，開口丈夫，閉口丈夫，難道你們倆愛情這樣甜蜜嗎？」安迪王夫人愠然道：

「我們雖是初交，請你不要談論這些可好？」亞卿默默不作一聲。

一回，亞卿又道：「你們倆是那國人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是瑞士人，我的丈夫是意大利人，你也到過瑞士嗎？」亞卿道：「瑞士我還沒有到過，將來也想去遊歷一番；聞說瑞士種族很複雜，言語種類也甚多，夫人想能許多種的言語了？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也不甚多，八九種罷了！」亞卿道：「那八九種呢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左右不過通常應用的幾種罷了！但是都說得不甚好，比不得你說得純熟。」

亞卿道：「你若果懂得英文的，我倒要把一本近著來請教。」安迪生夫人喜道：「原來你是個著作家，明天你把大著帶來給我瞧可好？」亞卿道：「雕蟲小技，那裏當得大著兩字！明天的約，我想還

「是作罷的好。」安迪生夫人怔怔的不發一言。亞卿接着道：「你既不放心你一個人和我交談，我又何必來擾你呢？」

安迪生夫人嘆口氣道：「我是已結婚的婦人，約個男子到家裏，難道好不通知我的丈夫麼？」他非六點鐘不能回來的，我已對你說了！他方才自己也已說過，你難道還不放心嗎？」亞卿低着頭，默不作聲，尙待躊躇似的。安迪生夫人柔聲說道：「我很歡喜，我們已認了相識，來日方長，我們快樂的日子正多咧！」

亞卿聽到這裏，猛然握了安迪生夫人的手道：「但願你不要忘了今晚同舞會唱的我愛你之曲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我永遠不忘的，你放心便了。」亞卿又把安迪生夫人的手，吻了一吻。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「也是時候了，我的丈夫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望了亞卿又是一

笑道：「我又忘記了，你不歡喜我提起我的丈夫的。」說着，像要起立的樣子。亞卿就卽站了起來，去扶安迪王夫人。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寫來。

第二十八回

榻畔深譚紅燈照豔

街頭小步翠袖生涼

且說亞卿把安迪生夫人扶了起來，並肩行入舞場，見衆人已醉態
婆娑。那意大利副領事佛西多，却灼灼的看着安迪生夫人，又看着亞
卿。亞卿並不介意，安迪生夫人却低下頭去。

那時已是將近三點鐘，座客已甚稀少，卡尼卜姑娘提議散席回
家。衆人正要立起來的當兒，跳舞的音樂又作，這次又是華而芝，樂
名是清晨三點鐘。

亞卿忽然向安迪生夫人鞠個躬道：「我們以華而芝始，還當以華而芝終，夫人再賞我一會舞罷！安迪生夫人一笑答應。跳舞的當兒，亞卿柔着聲道：「夫人也喜華而芝嗎？」安迪生夫人也柔聲答道：「今晚和你舞的華而芝，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了。」

亞卿聞言，把自己的臉兒，貼近安迪生夫人的面道：「我明天四點鐘准來訪你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不但請你明天必來，此後請你常來和我談談！我一個人悶在家裏，多麼寂寞呵！」亞卿道：「若是夫人不討厭我，我也很喜和夫人談談呢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

一會舞畢，座上客都散了座，音樂台上的燈也熄滅了。亞卿道：「原來跳舞已是完畢，我們可謂有始有終了！」安迪生夫人點點頭一

笑。佛西多却翻了亞卿一個白眼。

亞卿照例謝了安迪生夫婦，又和佛西多等握了握手，說了句「甫維突銳恆，」讓婦女們先走，自己跟在後面，兩只眼睛，却在安迪生夫人後影，上下打量，默默欣賞。

到了門外，安迪生要把汽車送亞卿回寓。亞卿堅辭不獲，只得謝了又謝，

亞卿回至寓裏睡下，輾轉反側的不能成寐。勉強闔着眼，却見安迪生夫人的亭亭倩影，站在面前，向自己嫣然微笑。亞卿歎了口氣，想道：「我自信平生對於女色，頗有把持，何至今晚這樣顛倒起來？」忽又自言自語道：「也怪她生得太美麗了！從前在英國時候，頗有幾個女子傾心於我，我都等閒視之；現在的她，已是羅敷有夫，我還癡

想些什麼？快不要把她記在心上罷！就是明天的約，還是不去的好！去了恐要惹出一場煩惱，到值得多了！」

這樣自言自語一會，又把心神攝了一攝，居然呼呼的睡着了。饒是這樣，夢中還是顛顛倒倒的和安迪生夫人糾纏。那時若是有人在亞卿的臥室裏，聽他在夢中的囁語，到頗有可記的價值咧。

且說亞卿第二天起來，先去謝了居停主人昨晚的擾。那居停主人呵呵大笑道：「我們究竟老了，興緻減了許多，十二點鐘時候，便沉沉欲睡。我見你正在興高彩烈的當兒，不忍掃你的興，所以不別而行。和你跳舞的那女郎，美麗極了，你幾時和他認識的？」亞卿道：「那女郎也是昨晚纔認識的。」

那居停主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得着這樣漂亮的相識，溯本追

源，應當謝謝我纔是。」說着，又是一陣呵呵大笑。亞卿也笑了笑，道：「爲了這個原故，纔下了牀就來謝你。」

那居停主人又問亞卿吃過了中餐沒有？亞卿道：「早餐還沒有下肚咧。」那居停主人道：「已是一點多鐘時候了。」亞卿瞧了瞧手表，果是一點有餘，便笑了笑，道：「我真瞌睡呢，昨晚回來晚了些，今天就這樣不濟，真慚愧咧。」

那居停主人向亞卿打量一下道：「海爾孟，今天的臉色，確是不好，大約昨晚睡得不舒服的緣故。」亞卿忽被那老頭兒觸了隱事，面頰上霎時起了兩片紅雲，搭訕着說去吃中飯，就拔步走了。

亞卿吃了中飯，看看已是三點鐘左右，心裏兀自躊躇着下午的約，還是去也不去？走出飯館，見鄰近有個理髮所，便進去修了一個

容。

修容的當兒，亞卿左思右想，仍是委決不下。一會兒轉念道：「既已約定了，何妨坐一坐就走，失約是不應該的。」修容完畢，看看手表，已是三點三刻，便跳上一輛街車，教開到古福斯登街。經過一家花肆門首，又停了車，去買一束玫瑰花。來至安迪生夫人寓所，剛巧四點鐘。

亞卿認明了門牌，拾級尋到第五家，猶猶豫豫的去按電鈴。一會兒，就有人開門出來。亞卿先聞了一陣香氣，舉目瞧時，却是安迪生夫人自己。亞卿脫帽鞠了個躬。安迪生夫人春風滿面的道：「海爾孟真是信人咧。快請裏面坐罷。」亞卿謝了，讓安迪生夫人先走，一面就把玫瑰花送上去道：「祝夫人的快樂。」安迪生夫人笑着接了過去，

聞了聞，伸出手來道謝。

亞卿走入會客室裏，見雖是小結構，佈置得却甚是精緻。安迪生夫人先把玫瑰花安放好了，讓亞卿坐定，自己也就挨着坐下道：「海爾孟昨晚回去遲了。今天可不覺疲倦嗎？」

亞卿道：「昨晚雖是遲了些，可是玩得有趣咧；其實都是夫人賜給我的；我應當謝謝夫人纔是。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那我也應當謝謝你咧，沒有遇到你，我也不能玩得這樣有興的。」

亞卿望了安迪生夫人一眼道：「我們可謂一見如故咧。」安迪生夫人笑了笑道：「你昨天答應我，把你的著作帶來給我瞧，今天可帶來了沒有？」

亞卿驀然記起昨晚會說過這句話，今天不曾帶來，覺得甚是慚

愧，抱歉着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！今天匆匆出門，我忘記帶了來，請夫人原諒則個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自知道你是著作家，心裏時時刻刻想拜讀拜讀你的大著，眼巴巴地望得你來了，心裏喜得什麼似的，現在你失了我的望，我心裏不曉得喜你呢？還是恨你呢？」

亞卿想不到安迪生夫人對着自己，說出這樣密切的話來，不由得怔怔的望着安迪生夫人說不出話。安迪生夫人却接着道：「我却喜你明天不得不來了！你明天若不再帶了來，我要和你不依的。」說着，側一個頭，又是一笑。

亞卿道：「夫人這樣熱情，我很是感激，我現在還寫着一部德文小說，不久便可脫稿，明天一併帶來請教罷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更好了，我平生最喜歡的是文學，德國的文

學家：我最崇拜的是戈德，他的福斯脫尤是我百讀不厭的。其中有精采的幾段，我還能默默背誦，你如不厭絮聒，我念給你聽罷。」說着，便嚶嚶鶯鶯的背誦起來，念到迴腸蕩氣的句子，讀者含有無限深情，聽者也神魂飛越。念到末了，亞卿的目光，好似發着火燄一般，注定了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低下頭去，不肯再念。

二人靜悄悄兒一會，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也是吃茶點的時候了，我去預備些茶點來。」說着，也不待亞卿回答，姍姍的走入廚下去了。亞卿獨自坐着，默默的出神。

過了會兒，安迪生夫人把茶點端了進來，亞卿替他一一安放桌上。這纔相將就座。吃喝完了，亞卿見已過了五點鐘，便要告辭。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來了不久，怎麼便要告辭？」亞卿道：「安迪生先生，

想就要回來，見了我，究不方便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什麼方便不方便？你不要多心。」

亞卿自知說話造次，連忙改口道：「不是什麼不方便，我不敢親近他罷了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的爲人最是隨和的，你不要怕他。」亞卿道：「我不是說他不隨和，我纔不敢親近，我不喜見他的理由，昨天已和夫人約略說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想了想，嘆口氣道：「你應當曉得，已出嫁的婦人，不能有祕密的男朋友。我正惟要和你做個長久的朋友，不得不引你和我的丈夫結個相識，你不要辜負我的盛意纔好。」亞卿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祇好等他回來的了。」安迪生夫人握了亞卿的手道：「這纔是明白孩子呢！」

又閒談了會兒，安迪生醫生纔回來了，推門進來，見了亞卿，笑逐顏開的先和亞卿握手問好，回身又向安迪生夫人親了個吻。亞卿見了，心裏便有說不出的不快。安迪生醫生，却有一搭沒一搭的，和亞卿攀談，亞卿只是敷衍着。

看看將近七點鐘了，亞卿起身告辭，握手言別的當兒，安迪生夫人趁着安迪生醫生不曾顧着，緊緊的把亞卿的手緊握一番，一雙媚眼似笑非笑的溜了一溜道：「海爾孟明天來的時候，請不要把尊著忘記了？」亞卿好似觸了電一般，祇點點頭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亞卿果然把他的小說稿帶給安迪生夫人。安迪生夫人接見了，又是一番深談。自後隔了三五日，不是亞卿自動的到安迪生夫人家裏去，便是安迪生夫人打電話來約亞卿。安迪生醫生也頗尊

敬亞卿。

亞卿的小說稿，他們倆都讀了，說很有藝術的價值。安迪生夫人又把原稿謄寫了一份，替亞卿保存起來。亞卿見了笑道：「我寫着小說，無非玩玩，那裏值得夫人這樣鄭重其事的繕寫保存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不要說你的小說原寫得很好，自有保存的價值，就是你的手澤，也使我不能拋棄。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既已寫成了，何不把牠印了出來，也好使普天下的婦女，摩挲着你的手澤。」說着，呵呵一陣大笑。安迪生夫人道：「可不是麼，你若印了出去，風行一時，自在意中。」亞卿道：「印了出去，談何容易。」

安迪生醫生不待亞卿說畢道：「你若有意付印，我到可給你想法

子；我有一個書舖的朋友，或者肯買你的稿子，你得了一筆稿費，其餘可不必過問。」安迪生夫人替亞卿答道：「那就很好，你去替他說罷。」

亞卿道：「多謝二位的鼓勵和照拂，我把那部德文的做完了結束後，再來煩你去接洽罷，那英文的且留待將來；德國人能看英文書的，究竟不多，書舖子未見得要這種稿子罷。」

安迪生夫人喜道：「你要做結束，明天到這裏來勤筆罷，說不定我還可替你幫些忙呢！」亞卿道了謝，第二天便在安迪生夫人家裏從事著作。安迪生夫人一旁瞧着，亞卿寫完了一張，安迪生夫人便替他騰寫一過。亞卿偶有筆誤，安迪生夫人就替他改正。亞卿胸有成竹，況且是結束的一章，構寫甚是容易，寫了兩三天，也就完了。

自此以後，亞卿對於安迪生夫人，更加感激。感激到了極點，便生出非分的妄想來；妄想不能成爲事實，便覺懨懨不樂，對月歎歎，臨風顛顛，涼秋天氣，病魔易入，瀟灑的亞卿，便由愁而病了。起先還祇一些風邪，後來漸覺不支，臥在床上，愁思更加蠟集。

安迪生夫人見亞卿數天沒有去，便打電話來問。居停主人告訴了，安迪生夫人便親自來望亞卿。亞卿見了，要掙扎坐起來，安迪生夫人阻住了，坐在床沿，問亞卿覺得怎樣？亞卿祇是呆呆的注視着，一句也不回答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病中不要胡思亂想，我今天瞞着我的丈夫來望你，是極不應該的事，你應當體恤着我。我自曉得你病了，急得什麼似的，現在我既來了，你一些沒有體己的話，你究竟是惱我，還是恨

我？」

亞卿聽到這裏，眼淚不由的滾滾流下來，把一只手伸到被外，緊緊握了安迪生夫人的手道：「我那裏是惱你恨你！我有許多說不出的話，不說又不爽快，說了猶恐惱你，所以急出病來。你不要怪我不說話，你怪了我，我真是罪孽深重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俯下頭去，把櫻唇湊到亞卿耳旁道：「你也不必說，我已曉得你的心了！你且靜養着，我這幾天正預備好東西給你瞧。你大好了，到我的家裏來，保你喜之不盡。我現在不能久留，明天有便，再來瞧你罷。」

亞卿點點頭道：「你還是早些回去罷，我的病是不要緊的，大約再靜養幾天，就可起床，到那時我們再談個暢快罷。」

安迪生夫人一笑道：「這纔是了。」說着，盈盈地立起身來道：

「我和你說的話，你可都聽了！你要什麼東西，儘對我說，明天好替你帶了來。」

亞卿搖搖頭，說不要，却把安迪生夫人的手，拉到自己唇邊去吻，一陣熱淚，滴了上去。安迪生夫人縮手不迭，看了看手面，又看了看床上臥的亞卿，見還是淚珠縱橫，不由的歎了一口氣，把手面的淚漬，湊到唇邊，自己的淚珠，也湯湯的流了下來。亞卿見了，倏的把身子坐起，要去拉安迪生夫人，安迪生夫人已掩面奪門而去了。

這一夜，亞卿躺在床上，胡思亂想，更是厲害。第二天就更覺不濟，却一心一意的望着安迪生夫人再來看他。

不道下午三點鐘模樣，侍女送進一封信來，亞卿看了封面，知是

安迪生夫人寫來的，心裏先是一悸。好容易拆開讀了，更使亞卿愁眉不展，原來安迪生夫人也害病了。

信裏說道：「昨天我來望你，不道今天自己也病倒了，不能來瞧你，多麼可惱呵！我希望你肯把我的話，牢記在心裏，更希望你早日全愈，好來瞧病人的我。想你也曉得我也想着你咧。」

亞卿連連讀了數遍，深替安迪生夫人着急，自己的病，反拋諸腦後了。當晚便掙扎起來，修飾了一番，雇了一輛街車，來至安迪生夫人家裏。打了半天門，沒有個人來答應，心裏想「她們的侍女，原是每晚回家去睡的，安迪生夫人病着，不能起來，難道安迪生醫生也不在家裏嗎？」

正想着，忽然那門呀的開了。亞卿見安迪生夫人披着開摸拿，立

在自己面前發呆，半晌纔說道：「是你嗎？」又頓了頓道：「你不是病着嗎？」

亞卿瞧那安迪生夫人鬢髮蓬鬆，嬌慵欲墮的樣子，心裏不覺又憐又愛。又見安迪生夫人還站着，不讓自己進去，恐有不便的地方；便道：「我原也病着，現在覺得好了些，所以掙扎着來瞧瞧你；不道你們已睡了，驚擾了你，很覺不安，我就此告辭罷。」

安迪生夫人攔了亞卿的手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，我原沒什麼大病，我的丈夫今早回到意大利去了，他的母親也病着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快不要說這些話；你若不嫌簡褻，進來坐會兒罷。」

亞卿喜道：「安迪生醫生真的不在家嗎？」說着，就跟了安迪生夫人走入會客室，見室隅新添了一只中國式的短榻，榻後懸了一盞紅

燈。安迪生夫人笑嘻嘻的指着短榻，教亞卿坐道：「我昨天對你說的，就是這個玩意兒，你瞧還有些東方意味嗎？」

亞卿細細打量着，纔知那短榻是沙發的變相，不過上面覆了些繡花的軟枕罷了。見安迪生夫人問他，便道：「這種陳式，確合東方人的習慣，不過不是完全中國式的罷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也這樣想呢，這個圖樣兒，還是我從影戲裏偷學得來的；你請寬坐會兒，我去換了身衣服就來？」亞卿道：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還拘形跡嗎；況且你還病着，不換也罷了！」安迪生夫人一笑，却移步走出去了。

不多會兒，安迪生夫人回來，亞卿見她依舊披着開摸拿，不過頭髮已整齊了，面上也已施上了些脂粉，下面拖鞋也換了新。亞卿起

立，讓她坐在榻上。安迪生夫人一笑，躺下道：「我真乏了！」說着，指指榻沿，教亞卿坐下。

不一會，又教亞卿把其餘的電燈熄了，只留着榻後的紅燈燃着。亞卿又復坐下，却深深的望着安迪生夫人出神。安迪生夫人也目不轉睛的望着亞卿。

二人默默的一會，亞卿站了起來，負着手在室中踱着，一眼又射到榻上躺着的安迪生夫人，見一頭棕色的頭髮，錯落有致的覆在雪白蟾鱗上；胸間兩峯，高高的聳了起來，却與腰部成了個完美的曲線；一雙玉軼和肥瘦合度的小腿兒，彎曲地放得甚有模樣。那紅燈射出來的紅光，映到湖綠色的衣上，比了名畫家的作品，更要靈動有趣。

亞卿看得呆了，兩隻脚不期然而然的移走近去，更見那一雙似闔

非圓的俊目，和那似開非開的櫻唇，好似一個小孩子與保姆去撫愛他的樣子。亞卿情不自禁，便向榻邊屈了一膝，俯下頭去吻安迪生夫人的手。安迪生夫人一動也不動。亞卿得步進步，便連續的由手腕吻到手臂，由手臂吻到肩膊。安迪生夫人依舊不聲不響，也沒有抗拒的表示。

亞卿那時也忘了自己，伏着身去吻她的面頰，更由面頰吻到櫻唇。安迪生夫人這纔把兩臂緊緊的擁抱了亞卿的頭頸，嬌聲說道：「亞卿，我愛你呢！」亞卿，也柔着聲道：「梅！我愛你呢！」說完了話，二人相視一笑。安迪生夫人却別轉頭去，甚是羞澀似的。

亞卿得意忘形，更要作進一步的表示，安迪生夫人一骨碌坐了起來，很很的望了亞卿一下道：「我想你真是愛我的，不道你也脫不了

尋常男子窺白，真是使我失望了。」說着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亞卿連忙謝過，站了起來，喝了幾口冷水，定一定神，自己也甚覺慚愧，支頤坐在一旁，不敢再去瞧那安迪生夫人。

安迪生夫人却把纖纖玉手，放到亞卿的頰上道：「我方才原說得太過份了些，我已知懊悔了。我愛你，因你是異乎尋常的男子，但是男子總是男子，你究不是人類的例外。你方才的舉動，雖是魯莽了些，我也能原諒你，但願你此後不要輕舉妄動就是了。」

亞卿把面孔偎到安迪生夫人的胸口道：「我現在也自覺慚愧咧。多怪我太急躁了，不想我倆的身分！但是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我決不肯把你拋棄的，我決不肯讓他人共同享受你愛我的情愫的。」說到這裏，把目光直注到安迪生夫人面上道：「親愛的梅！有這個希望

嗎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有志者事竟成，我們此後好自爲之就是了。」亞卿道：「親愛的梅！我此後當竭我的心力，做些有價值的事業，纔不負你愛我的好處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在理，我不能愛你，因我已失了自由；但是我自見了你，那一顆心，不知不覺地漸漸給你降服起來。我曾幾次三番試着不要陷入魔道，可是越是這樣想，越是拋不了你；我越了規來愛你，你可輕視我嗎？」

亞卿聽了，且不回答，先和安迪生夫人接了個吻，纔道：「愛情原是心裏發生出來的，無論什麼環境，不能移奪侵犯，所以愛情是神聖的，你千萬不要，想儻不應愛我，這不是應該不應該問題，這是願

與不願問題。就我而言，我起先也不想不來愛你，因為我想我自己夠不上這個資格；但是我心裏要愛你，無論怎樣，也解脫不來。我們遇見的時候，我常常想把我的心和盤托出，總是沒有勇敢說得出口。我想你雖是待我很好，然而未見得愛我，我若是貿貿然說了，說不定你要怪我；你怪了我，我便不能再見你的面，這多麼使我心痛啊！我要說的話，雖是悶在心裏，可是我能天天見你的面，和你談談，暫時也可得到些快樂。況且我愛你，並不希望什麼酬報，有許多人或者以為單戀是很可憐的事，我却以為能懂愛情的，纔曉得單戀也很可貴可羨呢！」

安迪生夫人靜靜的聽着，不時的點頭表示同意。

亞卿頓了頓，又繼續着道：「我們今天已表了心迹，我說不出我

的快樂：我的身體靈魂，多是你的了，我們要有勇敢和環境去奮鬥；不要給環境壓迫了，不能發展我們的自由意志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這此話，句句打入我的心坎裏，其實都是我
要說的話，不過說不出口；我們初見面的時候，我還道你一味小孩子
脾氣，不能了解愛情真諦，昨天我來瞧你的當兒，我纔看出熱烈的愛
情，在你的心裏燃燒着。我驀然想起我們倆的地位，不敢再事逗留，
所以你要掙扎起來，我忍着心便走了。不料昨晚爲了想你，整整的一
夜沒有睡。我的丈夫，莫明其妙，問我怎麼了；我那時正恨着他，所
以沒有好面目給他瞧，他就也不說什麼。我現在想起來，頗覺慚愧和
他無理取鬧。可知愛情的權力，是無上上的。今天我推說害病，其實
害着什麼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；只覺得懶洋洋地，沒有意味罷了。又恐

我今天再見了你，便要情不自禁，陷入魔道；不料我不來找你，你却來找我，我雖不欲陷入魔道，也不能了。」

亞卿道：「這那裏是魔道？這是人生的正軌咧！」安迪生夫人微笑道：「你這樣說，我信你的話就是了！我們還當從正軌上努力進行，不要畏葸，現在時候已是不早，你身體還不會復原，還是早些回去去睡罷！」

亞卿道：「吾愛的，我的病都是爲你而起，你現在說是愛我，我的病魔已退避三舍，難得我們今晚的機會，靜悄悄的可以各傾肺腑，你可憐些我，不要教我就離開你吧！」

安迪生夫人聽到這句，抱了亞卿，吻個不休。過了半響，纔道：「我也不忍你此刻就離開我，我方才說的，原是顧着你的身體，可是

對於自己，却是極大的犧牲咧！」

二人擁做一堆，談一回，笑一回，看看已是早上四點鐘了。亞卿纔覺得有些疲倦。安迪生夫人也連連打了幾個呵欠。

亞卿立了起來，整一整衣服道：「你也乏了，我就回去罷！」安迪生夫人依舊躺在榻上，也着眼道：「還不覺什麼！可是肚子餓了，我去端些點心來你吃。」說着，坐了起來。亞卿俯下身去，把安迪生夫人的拖鞋，拾了起來，替他套在腳上。安迪生夫人一笑出去了。

過了會兒，果然安迪生夫人端了一盤餅乾和酒菓進來。亞卿也不客氣，盡量吃喝一會，睡魔便又退去。安迪生夫人也精神抖擻。

吃喝完畢，窗牖已透入魚肚色光。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「我們談談笑笑，居然度了一個通宵，早晨的空氣，最是清潔，我們出外

去閒步一會可好？」亞卿拍着手道：「好好！我們剛才所談的，有快樂的，有不快樂的，我們去吸些新鮮空氣，好把那不快樂的感想，都驅逐出去。你的衣服在那裏？我來替你找來換上罷。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又說小孩子的話了，我那裏便在這裏換衣服？你好好的坐會兒，我換上了衣服就來。」說着，就端了盤，把吃剩的東西，收拾了去。亞卿坐在沙發上，心思一靜，雙眼漸闔，究竟病中易感疲乏，沒多會兒，便呼呼的睡着了。

一忽兒，亞卿在朦朧中，覺得自己的面上，和一個軟而且滑的肉體相摩擦，同時鼻子裏也聞到了一陣濃郁的香氣，不知不覺的張開眼來，見安迪生夫人蹲着身子，一旁的偎着自己。亞卿趁勢，吻了吻笑道：「你一去，睡魔就乘隙而入。」說着，先把安迪生夫人扶了起來，

自己揉一揉眼，也即立起。

安迪生夫人已把亞卿的大衣，帶了進來，替他披上道：「早上外面很冷，你的衣服，還可以抵禦嗎？」

亞卿道：「我原不怕冷的。」說着，戴上帽子，開了門讓安迪生夫人先走出去。走到街上，靜悄悄兒還沒有個行人，兩旁的店舖，更是關得寂寂。

亞卿要去挽安迪生夫人的臂，安迪生夫人閃開道：「且不要這樣，給人看見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」亞卿道：「現在還沒有行人呢！」安迪生夫人指一指一家咖啡店門口道：「你瞧那面站的是什麼？」亞卿舉目一瞧，果然一個警察，低着頭站着磕睡，不覺伸了伸舌頭。望着安迪生夫人一笑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們往此下去，便是獸園路，那條路甚是修長，行人也很稀少，裏面的花園，也很有天然的風趣，我們就跑到那面去可好？」亞卿道：「清晨裏攜了美人，散步園中，多麼好呀！」

安迪生夫人回眸一笑道：「你說話要當心些，在人的面前，更不要胡言亂道，也不要叫我的小名。」亞卿道：「那我自理會得，可是將來一定要做到，無論在什麼人面前，正大光明地來和你接吻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就是了。」

二人走了一回，古福斯登街已漸漸走完。又走了數百武，便是獸園路。二人揀了樹蔭下面，緩緩走着，一面瀏覽景物，精神便覺得一爽。安迪生夫人四面看了看沒人，忽把一個櫻唇送到亞卿的日裏來。那時亞卿真是受寵若驚了！欲知後事如何？且闕下回分解。

